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八期
2022年11月　　頁163~226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211_(98).05

記載與再定義：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服裝與其檔案紀錄 *

葉　嘉　華 **

摘　要

十八世紀的「土耳其風尚」（Turquerie）是歐洲文化藝術研究中的重要主題，其中服裝方面的探討頗受矚目。然而，目前學界缺乏歐洲土耳其風服裝的早期發展以及其設計價值等相關面向的調查。因此，本研究以十七世紀前半義大利佛羅倫斯宮廷為例，通過解讀和分析《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土耳其風服裝」紀錄，勾勒這些服裝的面貌，並探討佛羅倫斯觀點下的土耳其風格定義。本文首先呈現此時期土耳其風服裝以及配件的形態和來源，接著通過多種資料交互比對，探究檔案紀錄中提到的土耳其風植物紋樣之形式和意義。本末則以 1602 年佛羅倫斯艦隊所得之掠奪品以及 1637 年土耳其「帕夏」所贈之外交禮物為例，闡述這些土耳其風服裝在當時政治處境中產生的獨特價值。

關鍵詞：土耳其風尚　服裝設計　十七世紀　佛羅倫斯　內務檔案

2021.03.19 收稿，2021.11.04 通過刊登。

* 本文內容為科技部個人型研究計畫「公爵夫人與織品商: 十七世紀初期佛羅倫斯宮廷的服裝策略與實踐(I)」（105-2410-H-010 -004）研究成果之一。本文部分內容曾在 2020 年「物質文化與社群形塑：感官知覺下的物質經驗」實驗工作坊中發表，感謝與會學者給予本文建議和指教。筆者特別感謝主辦人賴毓芝、梁元禎以及與會專家施靜菲三位先生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清晰。兩位匿名審稿人給予本文諸多批評和指正，對本文修改大有裨益，筆者由衷感謝。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chyeh2021@ny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1]

畫家約斯圖斯・蘇斯特曼斯（Giusto Sustermans, 1597-1681）在 1630 年到 40 年間曾為托斯坎納大公爵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 1610-1670; r.1621-1670）製作了一張《穿著土耳其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Il Serenissimo Gran Duca Ferdinando Secondo in abito alla turchesca*）的肖像畫（圖 1）。[2]這張肖像畫不僅是梅迪奇家族中唯一一幅受畫者穿著歐洲民族以外服裝的作品，也是當時歐洲統治階級貴族肖像中極為罕見的製作。[3]一般而言，所謂「土耳其風

1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材料和主題特性，本文在書目標記和內文呈現上做以下安排：（一）《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頁碼紀錄是以其形式對開紙（Folio）為一頁，以 f.表示，並分左右各半頁，因此特別標記出處時，左側半頁（verso）以 v 稱之，右側半頁（recto）以 r 稱之。本文注釋中佛羅倫斯檔案文獻出處依義大利文檔案慣用方式標記。（二）本文中將《公爵府庫房檔案》中重要資料之原文傳抄隨頁列在注釋。唯 1602 年約克伯・英吉拉米掠奪物品清單以及 1627 年安東尼・梅迪奇的土耳其風物件清單較為特殊，將另列在文後附錄。（三）本文傳抄之原文因墨漬、字跡潦草或紙張毀損，導致無法辨識的部分，將以[...]標記。（四）佛羅倫斯度量衡制度中，長度以「臂」（braccio; 複數為 braccia）來計算，換算成公制大約 56-62 公分，而在十七世紀佛羅倫斯，一臂約為 58 公分。（五）1532 年佛羅倫斯成為神聖羅馬帝國之下的公爵國，但在 1569 年柯西摩一世・梅迪晉升為「托斯坎納大公爵」（Il granduca di Toscana ），領地包括整個現今義大利托斯坎納省。因此本文一律稱梅迪奇家族世襲統治者為大公爵。（六）《公爵府庫房檔案》是依佛羅倫斯曆制（stylus Florentinus）記載，以 3 月 25 日為年度之始。本文將維持原始紀錄日期。（七）本文提及之外文名詞或人名皆翻譯成中文，然近期外國研究者之名則保留原文。本文中織品或服裝專有名詞如無公認之中文翻譯者，由筆者暫譯之。如有未盡之處，請不吝指教。

2 這張畫的紀錄首次出現在 1666 年《公爵府庫房紀錄》的物品清單中。該紀錄中說明此畫 64.5 公分寬為 50.5 公分（1 1/6 x 5/9 braccia）為「一張大公爵費迪南多二世・梅迪奇穿著土耳其服裝的畫布畫，沒有其他裝飾，尺寸如前述」（Un quadro in tela senz'adornamento dipintovi il Serenissimo Gran Duca Ferdinando Secondo in abito alla turchesca, alto e largo il medesimo del sopradetto.）出自 ASF, GM 123, f. 153.這張畫有多種稱法，目前出現過的畫名包括《身著東方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 in costume orientale*）、《身著土耳其裝的費迪南多二世》（*Il Serenissimo Gran Duca Ferdinando Secondo in abito alla turchesca*）、《扮成蘇丹的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 dressed as a Sultan*）或是《戴著纏頭巾帽的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 con il turbante*）等。

3 目前尚不知這張肖像為何而做。部分學者推測是宴會扮裝的紀錄，也有學者推測是為了展示外交禮物或是掠奪品而作。見 Nina Trauth, *Maske und Person:Orientalismus im*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尚」（Turquerie），指的是在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末歐洲藝文界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人物、景象或是生活內容作為效仿或是創作的主題，進而形成的文化風潮。[4]目前學界對此一文化運動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歐洲十七世紀末之後的案例，例如音樂、建築和裝飾藝術的呈現上。[5]這股文化風潮中，「土耳其風」服裝（Turkish-style Dresses; I vestimenti alla turchesca）是重要的表現方式，[6]而且經常在十八世紀戲劇、貴族舞會和狂歡節（carnival）表演和扮裝活動中出現。圖一這張肖像為這個時期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服飾留下了難得的視覺證據，也說明了十八世紀土耳其風服裝風靡歐洲的情況，並非一夕而成。事實上，十六世紀知名的人文學者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在他的《廷臣論》（*Il cortigiano*, 1528）中，便通過書中兩個虛構人物費德利柯（Ferderico）先生與「偉大的」朱利安諾（Giuliano il magnifico）的對話，指出十六世紀前半義大利宮廷中的朝臣追求時髦外國裝束的現象。當時貴族追求的服裝類型除了日耳曼、西班牙和法國等風格之外，亦包括了「土耳其風」（la foggia de'Turchi）。[7]即便如此，學界對十七世紀末之前的「土耳其風尚」實際

Porträt des Barock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9), 59-60. Maria Stameli, ed., *I gioielli dei Medici dal vero e in ritratto* (Livorno: Sillabe, 2003), 162-63.

4 歐洲這股「土耳其風尚」熱潮起始時間各家說法不同。本文採用 Alexander Bevilacqua 和 Helen Pfeifer 的說法，認為此項文化運動發展的期間是 1650 年到十八世紀末。Alexander Bevilacqua and Helen Pfeifer, "Turquerie: Culture in Motion, 1650-1750," *Past & Present* 221, no. 1 (November 2013): 75-118.

5 目前關於歐洲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土耳其風尚」藝術表現的研究相當豐富，近期著作包括 Perrin Stein, *Exoticism as Metaphor: Turqueri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Art*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John Mackenzie,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8-16；Haydn Williams, *Turquerie: A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Fantasy*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4)；Larry Wolff, *The Singing Turk: Ottoman Power and Operatic Emotions on the European Stage from the Siege of Vienna to the Age of Napoleo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國內相關研究，請見楊小華，〈音樂舞台的異國主義——以 17 與 18 世紀的「土耳其風」為例〉，《輔仁歷史學報》第 39 期（2018 年 6 月），頁 1-41。

6 本文使用「土耳其風服裝」是依照英文 "Turkish-style Dresses" 和義大利文 "I vestimenti della turchesca" 而譯，主要是強調服裝風格本身，而且這種服裝多為歐洲人製作而非源自土耳其。另外，本文所提之「土耳其」，是指十六和十七世紀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7 Baldassarre Castiglione, *Il cortegiano,* 1528 (Milan: RCS Libri S.p.A, 2000), 140-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服裝形式以及其發展所知甚少。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對於土耳其風服裝的看法早已受到的學界關注。近期近代早期歐洲文化的研究中，指出這個時期服裝就像是人的第二層皮膚，是穿著者用以傳達個人性或是群體性的政治、種族、性別和社會階級等等意念的工具，也是個人與社會協商的場域。[8]當人們對於「民族性」（ethnicity）的認知逐漸高漲時，「鄂圖曼土耳其人」（the Ottoman Turks）作為歐陸之外的異族／異教徒的代表，其服裝自然引發歐洲各地不同程度的回應和議論。[9]例如十六世紀後半和十七世紀前半「土耳其風」服裝的圖像或是製作成冊的圖鑑受到大眾歡迎，而這些服裝形式描繪成為歐洲人區別民族性和文化認同的依據。[10]此外，數本個人旅遊和外交使節見聞錄中記載了土耳其中各階級人物的穿著習慣以及模樣，亦增加了歐洲人對於土耳其風服裝的認識。[11]從目前研究來看，這些文字和

8 針對近代早期歐洲服裝文化相關研究相當豐富，已經成為文藝復興文化研究的重要面向。見 Peter McNeil, ed., *Fash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 Vol. 1 Late Medieval to Renaissance* (Oxford: Berg, 2009)；Elizabeth Currie,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Renaissanc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9 隨著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民族國家概念的興起，服裝的「民族性」展示和界定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這類議題又以歐洲與歐洲以外民族間的對比為論述的核心。Emingül Karababa, “Enthicity,” in *A Cultural history of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Renaissance*, ed. Elizabeth Currie (London: Bloomsbury, 2018), 135-51. 歷史學者林美香以十六、十七世紀服裝為國族認同論述場域之討論，見林美香，〈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服飾論述與國族認同〉，《新史學》第 26 卷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51-130。

10 這部分的研究主要是以當時流行歐洲的土耳其人物圖像，以所謂成冊的服裝書（costume book）、遊記插畫（illustration）、單頁（flyer）或是小冊（pamphlet）等為研究材料。這些研究指出土耳其人物的圖畫描繪，反映出歐洲人對於鄂圖曼帝國人民和文化的想像以及自身的認同焦慮，況且與當時鄂圖曼帝國流行的服裝和織品實況相比，有一定落差。見 Bronwen Wilson, “*Foggie diverse di vestire de'Turchi*: Turkish Costume Illustr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istory* 37, no. 1 (January 2007): 97-139；Charlotte Colding Smith, “Depicted with Extraordinary Skill : Ottoman Dress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 Printed Costume Books,” *Textile History* 44, no. 1 (May 2013): 25-50。

11 例如熱那亞人喬凡尼・安東尼奧・梅納維諾（Giovanni Antonio Menavino, 1492-卒年不詳）所著 1545 年出版《土耳其的法律宗教以及生活》（*I Cinque Libri delle legge, religione, e vita de' Turchi*, 1519）是歐洲人觀察十六世紀初期蘇丹宮廷生活的重要指南。另外，神聖羅馬帝國派駐在伊斯坦堡的大使奧吉爾・吉斯林・德・布斯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1522-1592）在 1562 年所寫的書信，後來在 1585 年集結出版，則提供更多蘇丹宮廷生活和儀禮的資訊。見 Giovanni Antonio Menavino, *Trattato 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像反映了歐洲人對於土耳其服裝的基本態度，同時也顯示出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前半土耳其風服裝作為文化符碼的功能。但是，從「土耳其風尚」中的服裝製作發展來看，目前的研究當中尚缺一項重要考察：如果當時歐洲人對於土耳其服裝的興致如此之高，那麼在歐洲製作或是出現過的「土耳其風服裝」實際面貌到底為何？這些所謂土耳其風服裝展現的設計元素，又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

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過去文化史和藝術史領域中的土耳其風服裝研究，忽略了服裝是一項設計品，其形式、顏色、紋樣和技法都呈現出製作者或是訂製者的美感認知和構想，這種設計構想也成就了服裝的「風格」（style）。[12]服裝史學者普遍認為自十七世紀末開始，土耳其服裝元素對於西歐服裝設計和潮流的影響較為明確，例如外套設計、織品紋樣以及女性頭飾裝扮等等都可見到土耳其風設計元素的靈感。[13]但是，上述前人關於歐洲土耳其風服裝的說法，缺乏深入剖析，此研究直到近期才有進一步開展。例如服裝史家 Linda Welters 與 Abby Lillethun 從全球史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The Ottoman Empire, 1299-1922）在 1453 年之後日益滋長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使得鄂圖曼土耳其服裝逐漸成為文化標記和流行指標。另外，服裝史學者 Charlotte Jirousek（1938-2014） 則利用大量圖片整理和分析，呈現鄂圖曼土耳

costumi et vita de Turchi (Florence, 1548)以及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1585, trans. Edward Seymour Forst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of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John A. Walker, *Design History and History of Design* (London: Pluto Press, 1990), 153-73.

13 數本歐洲服裝通史書中提及土耳其風服裝對歐洲服裝發展的影響，其中包括 Jacqueline Herald, *Renaissance Dress in Italy 1400-1500* (London: Bell & Hyman, 1981), 201-3；多林金德斯利出版公司（Dorling Kindersley Publishing）編著，華藝數位股份公司譯，《FASHION：服裝與時尚風格演進》（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頁 112-113；Adam Geczy, *Fashion and Orientalism: Dress, Textiles and Culture from the 17th 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13), 17-31；Maria Giuseppina Muzzarelli, *Breve Storia della moda in Italia* (Bologna: Il Mulino, 2014), 131-38；Linda Welters and Abby Lillethun, *Fashion History: A Global View* (London: Bloomsbury, 2018), 110-14。專論則包括 Aileen Ribeiro, "Turquerie: Turkish Dress and English Fash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noisseur* 201, no. 807 (1979): 16-23；Perrin Stein, "Amédée Van Loo's Costume Turc: The French Sultana," *The Art Bulletin* 78, no. 3 (September 1996): 417-38；Jennifer Scarce, "Principles of Ottoman Turkish Costume," *Costume* 22, no. 1 (1988): 13-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帝國服裝元素自中世紀晚期開始，逐步影響歐洲服裝形式和穿著文化的過程。[14]這幾項以「服裝」為主體性的研究，增加我們對於「土耳其風尚」文化運動的認識，並促使學者重新思考這類服裝的文化價值與意義。

然而，目前「土耳其風尚」服裝研究的瓶頸在於服裝實體付之闕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服裝和織品傳世品數量稀少，研究者在調查此時期的服裝以及織品時，多依據這個時期的肖像畫、插畫、服裝設計稿或是印刷品等等視覺資料為佐證。[15]即便如此，尋找更加貼近當時服裝發展實況的資訊，始終是研究者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研究早期服裝的學者嘗試採用「內務檔案」（household documents）資訊，以彌補服裝發展過程的資訊空缺。這項資料中提供了實際服裝的文字描述以及日常使用的各種相關資訊，是服裝史家了解服裝實體的重要管道，並且在目前早期服裝史研究中備受重視。但是，在歐洲近代土耳其風服裝的調查上，學者還未充分了解這項資料的潛力。

本文將以探索「土耳其風尚」的早期發展為目的，通過解讀和分析佛羅倫斯公立檔案館（Archivio Stato di Firenze）所藏的公爵府內務檔案—《公爵府庫房檔案》（Gaurdaroba Medicea），調查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土耳其織品和土耳其風服裝的面貌。藉著這項文獻調查，本文將提供佛羅倫斯觀點下「土耳其風」的定義以及公爵府對於這些服裝和配件的態度，並探討此時期「土耳其風尚」的形式內涵。本文除了提供義大利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服裝考察之外，亦將呈現 1602 年約克伯・英吉拉米（Iacopo Inghirami, 1565-1624）帶領佛羅倫斯艦隊執行重要地中海掠奪行動中所獲得的部分服裝品項，[16]以及

14 Charlotte A. Jirousek and Sara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in the West: A Visual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5 Aileen Ribeiro and Valerie Cumming, *The Visual History of Costume* (London: Batsford, 1989), 1.

16 柯西摩一世在 1571 年成立聖斯提芬諾騎士團(San Stefano)艦隊，並駐紮在比薩（Pisa），並以大港禮佛諾（Livorno）為基地。Caroline Murphy, “Il Turchi,” in *Murder of a Medici Prin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1-24. 聖斯提芬諾艦隊在地中海巡弋時期，有幾次成功掠奪土耳其帝國船隻的紀錄。據傳 1602 年的掠奪行動，不僅收穫甚多，還擄獲大量土耳其人質，並讓兩百多名基督教徒俘虜重獲自由，見 La Famiglia Inghirami di Volterra-Personaggi, s.v. “Iacopo Inghirami,” accessed December 21, 20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031172807/http://www.inghirami.it/Famiglia/Personaggi/Personaggi.htm. 但是目前正式紀錄中只知此事件發生的年份，不知確切日期。見 Dizionario-Biografico, s.v. “Iacopo Inghirami,”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0, http://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iacopo-inghirami_(Dizionario-Biografico)。服裝史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37 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屬地的「帕夏」所贈之外交禮物。於是，本文最後將針對這些特殊來源的物件進行分析，並且討論佛羅倫斯宮廷中如何運用這些「真」土耳其物件，並賦予新價值。

二、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材料

（一）托斯坎納大公爵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歷任托斯坎納大公爵都是將土耳其人視之為佔領基督教聖地的野蠻異教徒，認為他們需要受到教化，並且相信有朝一日基督徒終將奪回聖地耶路薩冷。然而這不影響他們對於鄂圖曼帝國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興趣。例如，大公爵與他的朝臣不斷收集阿拉伯文的科學專論以及鑽研鄂圖曼帝國的工程技術專書，並試圖將這些知識運用到實際建築設計或是器具製造上。[17]不僅如此，大公爵費迪南多一世（Ferdinando I de'Medici, 1549-1609; r.1587-1609）在羅馬擔任樞機主教期間成立梅迪奇東方出版社（Typographia Medicea; Medici Oriental Press,1584-1614）致力於聖經和早期經典翻譯，其中包括阿拉伯文科學書籍的翻譯和出版。[18]其次，佛羅倫斯不是貿易運輸上的重要樞紐（node）亦非邊界城市，接觸伊斯蘭文化和交流的機會，相較於威尼斯或是拿波里要少許多。然而，無論政局如何變動，佛羅倫斯與土耳其間的商貿互動未曾間斷過。[19]

Roberta Orsi Landini 曾提到此掠奪行動中可能獲得織品和服裝，但是她沒有進一步說明內容。Roberta Orsi Landini, "Tessuti turchi nella guardaroba medicea," in *Intrecci mediterranei: il tessuto come dizionario di rapporti economici, culturali e sociali*, ed. Museo del Tessuto (Prato: Museo del Tessuto, 2006), 41.

17 Christopher Pastore, "Bipolar Behaviour: Ferdinando I de' Medici and the East," in *The Turk and Islam in the Western Eye, 1450-1750: Visual Imagery before Orientalism*, ed. James G. Harper (Farnham: Ashgate, 2011), 129-54. 針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托斯坎納大公爵國之間互動所衍生的議題，見近期之作 Marta Caroscio and Maurizio Arfaioli, eds., *The Grand Ducal Medici and the Levant: Material Culture, Diplomacy, and Imagery in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 2016).

18 費迪南多一世在 1584 年受到教廷指派成立這間出版社。這間出版社的任務之一是將阿拉伯地區流傳的早期基督教宗教作品出版或翻譯成拉丁文，同時也將聖經和解釋基督教相關製作翻譯成阿拉伯文作為宣教和回教徒改信受洗之用。另外他們也負責翻譯部分阿拉伯文科學類的書籍。Caren Reimann, "Ferdinando de' Medici and the Typographia Medicea," in *Print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800)*, ed. Nina Lamal, Jamie Cumby, and Helmer J. Helmers (Leiden: Brill, 2021), 220-38.

19 歐洲諸國和鄂圖曼帝國之間貿易關係，並沒有因為 1453 年伊斯坦堡淪陷而全面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托斯坎納大公爵同時對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工藝發展，始終保持著好奇與探索之心。這種態度的具體展示，便是歷任大公爵所累積下來的土耳其文物收藏。針對佛羅倫斯土耳其文物收藏的研究，以「梅迪奇宮廷的輝煌：佛羅倫斯十六世紀的工藝」（Magnificenza alla corte dei Medici: Arte a Firenze nel Cinquencento, 1997）以及「從梅迪奇家族到薩沃雅家族：佛羅倫斯收藏中的鄂圖曼瑰寶」（From the Medicis to the Savoias: Ottoman Splendour in Florentine Collections, 2003）兩展覽展為代表。[20]這兩個展覽以佛羅倫斯巴杰羅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以及匹堤宮（Palazzo Pitti）的收藏為核心，以兵器、金屬器物和毛毯（carpet）為主要展品，其次為土耳其進口貴重寶石和石材製成器物。從這兩項展覽的內容來看，佛羅倫斯公爵雖渴求伊斯蘭世界的文物和奇珍，然其收藏呈現量少質精的特色。

除了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科技和文物之外，大公爵特別關注土耳其織品製品，這可能與佛羅倫斯是歐洲重要的織品產銷重鎮有關。歐洲自中世紀以降，視近東生產的織品為珍品，其中又以絨布和錦緞最受到歡迎。中亞織品進入歐洲文化圈後，因其新奇感和稀有性成為當時富裕生活與政教權力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它們成為義大利織品設計的範本以及超越的對象。[21]在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中，這些帶有伊斯蘭設計元素的義大利錦緞和絨布，憑著高品質、細緻質感、合理價格以及供貨平穩等因素，頗受西歐貴族的喜愛。不僅如此，這些十五世紀帶有伊斯蘭特色的義大利創新紋樣織品，後來甚至贏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蘇丹的青睞：鄂圖曼帝國不只成為當時義大利織品的採購者之一，帝國內的織工坊甚至開始效仿義大利織品創制的土耳其風格紋樣。[22]

斷，只有區域差異和規模大小的變動。這些跨域貿易多半通過懂雙方語言的猶太商人以及鄂圖曼帝國邊界的希臘裔商人來進行。Suraiya Faroqhi,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Ottoman World and Latinate Europe," in *The Sultan's World: The Ottoman Orient in Renaissance Art*, ed. Robert Born, Michal Dziewulski, and Guido Messling (Brussels: Hatje Cantz, 2015), 29-30. 此外，十七世紀之後雙方織品交易發展可見 Miki Iida, "Florentine Textiles for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diterranean World* 21 (2012): 179-96.

20 這兩項展覽內容，詳見 Mario Scalini and Giovanna Damiani, *From the Medicis to the Savoias: Ottoman Splendour in Florentine Collections* (Istanbul: Sabanci University, Sakip Sabanci Müzesi, 2003); Museo degli Argenti, ed., *Magnificenza alla corte dei medici. arte a firenze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 (Milan: Electa, 1997).

21 Rosamond E. Mack, *Bazaar to Piazza: 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7-50. Lisa Monnas, *Renaissance Velve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12), 11-13.

22 除了應付帝國內部的消費需求之外，土耳其織品商欲藉此在國際市場上與義大利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義大利伊斯蘭風錦緞和絨布開始流行時，佛羅倫斯亦成為這類織品成為主要供應商。[23]佛羅倫斯自十二世紀便以羊毛織品產業著稱於世，在十三世紀逐漸成為絲織品製作中心。[24]到了十六世紀，大公爵柯西摩一世（Cosimo I de'Medici, 1519-1574; r.1537-1569）積極推廣當地出產的絨布、錦緞以及金屬線混紡等等高級織品，將銷售區域從西歐推展到地中海沿岸城市。[25]例如，佛羅倫斯製作的塔夫綢（taffetà）和具有亮面質感的「輕質塔夫綢」（ermisino），在十六世紀的環地中海商貿圈中相當著名。[26]佛羅倫斯與土耳其帝國之間的貿易額度不若威尼斯和熱那亞來得高，但是在《地中海網絡—織品作為經濟文化和社會連結的字典》（*Intrecci mediterranei- il tessuto come dizionario di rapporti economici, culturali e sociali*, 2006）展覽論文集中，學者便指出佛羅倫斯所在的托斯坎納地區，屬於環地中海區域織品生產鏈的一份子，對於十七世紀之前的地中海織品貿易和織品設計的發展極具影響力。[27]換言之，基於產業發展以及地緣關係，佛羅倫斯成為土耳其服裝和織品資訊匯集之所，其重要性不可小覷。

品較量。相關研究包括 Suraiya Faroqhi, "Ottoman Textiles in European Markets,"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ttoman World,* ed. Anna Contadini and Claire Norton (Farnham: Ashgate, 2013), 231-44；Amanda Philips, "The Localisation of the Global: Ottoman Silk Textile and Markets, 1500-1700," in *Threads of Global Desire: Silk in the Pre-modern World*, ed. Dagmar Schäfer, Giorgio Riello, and Luca Molà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8), 103-23.

23 Mack, *Bazaar to Piazza*, 175-79.

24 Umberto Dorini, ed., *Statuti Dell' Arte Di Por Santa Maria Del Tempo Della Repubblica* (Firenze: Olschki, 1934). Franco Franceschi, "Florence and Silk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Origins of a Long and Felicitous Union," *Italian History & Culture 1* (1995): 3-22.

25 Joe A. Thomas, "Fabric and Dress in Bronzino's Portrait of Eleonora of Toledo and Son Giovanni," *Zeitschrift fur Kunstsgeschichte* 57 (1994): 262-67; Lisa Monnas, "A Study in Contrasts: Silk Consumption in Italy and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in *Threads of Global Desire: Silk in the Pre-modern World*, ed. Dagmar Schäfer, Giorgio Riello and Luca Molà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8), 149-85.

26 在威尼斯"ermisino"拼法為 "ormesino", 是一種源自波斯城市忽里模子（Ormus）的薄綢，以其輕柔光澤著稱，也常被歸類到塔夫綢一類。英文又稱為 "Sarcenet"，在文藝復興時期被歐洲人視之為義大利重要外銷西歐的織品之一。Roberta Orsi Landini and Bruna Niccol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lo stile di Eleonora di Toledo e la sua influenza* (Florence: Pagliai Polistampa, 2005), 251. 此類織品目前沒有正式中文翻譯，故筆者將此暫譯為「輕質塔夫綢」。

27 Museo del Tessuto, ed., *Intrecci mediterranei il tessuto come dizionario di rapporti economici, culturali e sociali* (Prato: Mueso del Tessuto Edizioni,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托斯坎納大公爵國與鄂圖曼帝國態度表面上是敵對的兩方，但是從收藏、貿易以及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佛羅倫斯對其採取務實而且較為開放的態度。土耳其服裝和織品並不是佛羅倫斯宮廷收藏的主項，但在商貿運作之下，土耳其風紋樣、顏色特色以及布料種類等元素，與佛羅倫斯在地服裝文化交會之後，在「土耳其風」服裝的製作和設計會產生何種結果，著實令人好奇。

（二）研究材料：《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服裝登錄冊》

1.《服裝登錄冊》的製作

所謂「內務檔案」，一般是指任何與家庭活動有關的文字紀錄，包括所有家用物資和用品登錄的清單、個人物品清冊、認證文件、稅務資料、帳本以及交易單據等等資料。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家務檔案多半來自各歐洲皇室以及世家大族。這些文獻提供了物品的文字紀錄以及家族成員活動的資訊，一向是文化和經濟史史家考察地方經濟發展和消費不可忽略的研究材料。服裝史學者在 1980 年代開始重視這項資料，並認為這些檔案通過制式化語言和資料整編系統，記載了這些服裝存在的「軌跡」（trajectory）以及其社會生活的樣貌。[28]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公爵府庫房檔案》（Gaurdaroba Medicea）是在 1537 年柯西摩一世繼位時建立，用以記錄梅迪奇家族執政時期（1537-1743）宮廷日常使用之布料、衣物、雜貨、各式傭金、勞務收支、原物料以及貴重物項等等資訊，並載明上述物品取得過程、製作經歷和收發情況。柯西摩一世在位期間對於內務檔案十分重視，不但在佛羅倫斯政治中心舊宮（Palazzo Vecchio）闢有專室存放，還請知名藝術家喬吉歐・瓦沙利（Giorgio Vasari, 1511-1574）為這個儲藏室製作濕壁畫裝飾。

《公爵府庫房檔案》以物品清冊（inventories）以及帳冊（account books）為大宗，其中與本研究最相關的資料莫過於《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服裝登錄冊》（Libri di vestiri）。《服裝登錄冊》義大利文直譯為「服裝之書」，是以紙張紀錄並依年分冊，一冊一般厚達一、兩百頁，而其外表如圖二所示，以皮線裝幀，加上羊皮或是油蠟紙為封面，以便於保存和翻閱。《服裝登錄冊》內容主要是《布料登錄冊》（Liberi di taglie）的摘要。《布料登錄冊》是紀錄宮廷中買進的布料以及使用的情況、提供布料的數量質材、供應商以及製作的品項。由於上述資訊相當龐雜，為利於掌握重要資訊和品項實際使用情況，總管

28 歐洲服裝史家 Janet Anorld、Maria Hayward、Roberta Orsi Landini 等人的研究多以內務檔案為研究材料。近期範例可見 Paula Hohti Erichsen, *Artisans,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是從《布料登錄冊》中摘錄出主要紀錄並加入其他相關資訊，整理成了《服裝登錄冊》。[29]

《服裝登錄冊》以服裝形式、質材、數量以及技法等等資訊為主，並依需要增加物品的使用目的、使用者、製作和加工者、甚至傳遞者的名字等細節。從本文所展示的這張檔案樣張（圖三）中密密麻麻的手寫文字記錄，是根據「實物」的觀察而做的文字描繪，而這些「書寫的服裝」（written clothing），其細節名詞和形容詞的解讀，有助於後世學者勾勒出佛羅倫斯 「服裝系統」（dress system）的基礎面貌。[30]以下我們將說明這項資料的書寫系統和特色，並解釋本研究如何使用這些資訊。

2. 《服裝登錄冊》的書寫系統

如前所述，《服裝登錄冊》當中語言使用的原則、資訊書寫和認知，自有其體系。一般而言，家務總管（Guardaroba Maggiordomo）會以收納、搜尋和運用的需求來進行服裝資訊的選擇和分類，並在物件的種類、接受對象和時序等考量之下，建立記錄的基礎。《服裝登錄冊》紀錄系統因此衍生出獨特且代代相傳的排列成規和書寫技術，對於詞彙的使用和認定在歷代管家間形成共識。在《服裝登錄冊》創制之後的一百年期間，即便曾出現過紀錄格式的變化，其紀錄語言使用的原則基本上維持固定，唯其專有名詞的指涉仍可能因為時尚變化而有認知上的落差。

本研究考察的重點在於這項檔案紀錄中關於十七世紀土耳其風服裝的各種紀錄，特別是「風格」以及「產地」兩項因素。以下將針兩種資訊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性，加以說明：

（1）風格標記

《公爵府庫房檔案》中外地風格服裝的紀錄，通常以形式專有名詞加上民族或國家風格標示，詞彙多半明簡易懂。但是，這些「風格」是說明一種基本型態、基本特色或是當下的時尚，特定民族或是國家服裝特色、審美特質和製

29 《公爵府庫房檔案》內除了上述兩項檔案之外，還包括所謂的制服清冊、葬禮服裝製作清冊以及服裝遺產清冊等數十種類項的紀錄，內容龐雜。Maria Grazia Vaccari, ed., *La Guardaroba medicea dell'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Regione Toscana, Giunta Regionale, 1997).

30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in the West*, xiii-xv. 筆者認為 Jirousek 在文中使用的 “system of dress” 一詞是從服裝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指一個地方獨特環境產生獨特的服裝形式、認知、價值和消費體系。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資訊網

作技術，則在其接續的文字描述中呈現。因此後世學者在解讀內務檔案資料時，需要仔細考察和比較每項條目中的細節描述，藉此推敲在當時總管眼中某「風格」可能的條件和定義。

綜觀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流行的服裝風格，以義大利各地方以及歐洲國家的風格為大宗。其中常見的民族風格包括「法國風」（alla francese）、「日耳曼風」（alla tedesca）以及「西班牙風」（alla spagnola）。在十七世紀前半，除了以上風格之外，亦常見到「波蘭風」（alla polacca）和「匈牙利風」（all'ungherese）的服裝。「土耳其風」服裝（I vestimenti alla turchesca）在檔案紀錄中與其他風格服裝並列，並沒有差異。

（2）來源標記

一般來說，佛羅倫斯宮廷成員所使用的布料若不是來自佛羅倫斯宮廷的御用紡織工坊，就是由信譽良好的織造和經銷商提供，少數是外交禮物以及公爵直接指派買辦在外地採購而得的舶來品。從公爵府外取得的織品或是服裝，無論經過何種管道進入公爵府的庫房，在《公爵府庫房檔案》紀錄中會標記「來源」（provenance）或是經銷商等等資訊。

織品或物品的「來源」，主要是涉及到產地和製作地。這樣資訊不只代表該地區的工藝特長和質材特色，亦可能顯示其品質優劣，因此總管會盡其所能留下這方面的紀錄。例如義大利米蘭以皮革和毛氈製品聞名，因此檔案中標記不少毛氈帽的原料便來自米蘭，或是出現有頂帽子同時使用「來自米蘭和里昂的毛氈製成」（'un cappello di feltro nero di milano anzi di lione.'）。[31]較特別的案例是梅迪奇家族的成員在 1590 年曾收到「三件中國生絲製成的髮網」（'Tre rete di seta cruda della china'）。[32]此外，產地也經常說明物件的經濟價值，包括售價以及衍生的運輸成本。例如法蘭德斯織品因為其品質和細緻製作著稱，再加上運輸費用，通常會比在地製作的物品要來得昂貴。例如法蘭德斯製作的精緻細麻布（bisso di Fiandra fine），便比波蘭製同款同尺寸的布料要高出一倍的價錢。[33]

以上文獻回顧指出了佛羅倫斯是研究「土耳其風尚」的最佳案例，而《公

31 Guardaroba Medicea 178, 1595-1598, f. 26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32 Guardaroba Medicea 159, 1588-1591, f. 16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33 Libri di commercia e di famiglia 1846, 1619-1626, f. 62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Bisso" 指非常細緻的麻布，其質地可比擬絲綢。John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Queen Anna's New World of Words* (London: Printed by Melch. Bradwood, for Edw. Blount and William Barret, 1611), 44.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爵府庫房檔案》中的文字紀錄，在服裝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服裝史學者 Reberta Orsi Landini 曾利用上述《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檔案資料整理出十六世紀末佛羅倫斯宮廷使用土耳其織品的情況。[34]這項調查固然可提參考，但她的研究中聚焦在土耳其產的織品如何進入佛羅倫斯以及製作運用，缺乏針對當地土耳其風服裝的整體觀察、實際製作和穿著實踐的議題進行討論。

因此，本文將延續 Orsi Lanidni 的研究，主要採用佛羅倫斯公立檔案館《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的服飾紀錄為材料，通過檔案研究調查托斯坎納大公爵以及其所處的宮廷內如何製作和展示「土耳其風」服裝。[35] 這項調查結果將分為四個部分陳述：首先將呈現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中土耳其風服裝和配件的面貌；其次是深入分析其中關於顏色使用以及形式偏好等等資訊，探討佛羅倫斯宮廷對於土耳其服裝的美感認知和構想獨到之處。第三部分則是從構成土耳其風格的重要視覺元素─紋樣─著手，試圖通過多種資訊分析，理解在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中佛羅倫斯人眼中土耳其風植物紋樣設計。本文最後則是討論本文前言提及的兩項特別案例：1602 年約克伯・英吉拉米帶領佛羅倫斯艦隊執行重要地中海掠奪行動中所獲得的部分服裝品項（見附錄第一則），以及 1637 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屬地的「帕夏」所贈之外交禮物。約克伯・英吉拉米執行這次奪船行動，被視為「神聖聯盟」（Holy League）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成功攻擊，因此受到注目。然而，目前研究者尚未找到這次行動掠奪品的完整清單以及相關紀錄，因此，上述這項紀錄的呈現將是本研究的貢獻之一。

本文以「記載與再定義」為題，是強調研究材料的本質和功用，並且指出本研究藉著解讀這些檔案中的文字描述，調查十七世紀土耳其服裝的形式和特色，如同是再次定義此風格的過程，並冀望在呈現十七世紀歐洲土耳其風服裝風貌的同時，提供不同角度的詮釋。

三、「土耳其風」服飾的形式和特色

在 1618 年到 1640 年佛羅倫斯宮廷七百多頁的《服裝登錄冊》中，約計兩百一十條土耳其風服飾相關紀錄，其中包含二十三類物品，共計七百三十五件

34 Orsi Landini, “Tessuti turchi,” 33-46.

35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材料為佛羅倫斯公立檔案館中尚未公開之手寫文獻，只允許學者現場調閱。筆者在 2016 年計畫執行期間曾前往該館進行文獻考察，並獲得該單位同意，取得 1619 年到 1640 年間近七百頁《公爵府庫房檔案》之原始檔案複印本，因此本文所使用之檔案內容多為首次公開，特此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服飾品。本研究根據上述記載，彙整出關於土耳其風服飾的各項目以及數量統計，詳見下表（表一）：

表一 1618 年到 1640 年間佛羅倫斯宮廷土耳其風服飾統計表

品名	數量
背帶 Apparecchi	2 條
束衣 Bustino/busto	5 件
褲子 Calzoni	14 條
罩衫 Camicia	44 件
長上衣 Casacha	2 件
腰帶/細腰帶 Cinta/cintura	34 條
披風 Coperto	4 件
髮罩 Cuffia	1 件
方巾 Fazzoletto	433 條
無袖中長大衣 Ferraiolo	1 件
一般布巾 Fuciaschia	20 條
舊式長大衣 Giubba	17 件
夾襖 Giubbone	15 件
手套 Guanti	1 件
流蘇繐 Legaccie	1 條
袖子 Maniche	3 雙
大外套 Pastrano	1 件
布帕(手帕或領巾)Pezzuola/Pezza	104 條
鞋 Scarpe /厚底包鞋 Galloccia	9 雙
頭頸披肩 Sciugatoio	106 條
孩童外套 Ungherina	1 件
長禮服 Vesta	19 件
濟馬拉長袍 Zimarra	4 件
總數	735 件

在《服裝登錄冊》記載的土耳其風服飾，多是家族成員穿著，給演員和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穿著的土耳其扮裝服所占不多。這段時間土耳其風服裝形式以上衣和外套為主，其他品項則是各式服裝配件（dress accessories），包括腰帶、襪子以及為數眾多且形式多樣的披巾布帕等等品項。以下將從「服裝形式」、「服裝配件與帕巾」以及「布料來源與製作特色」三部份呈現上述紀錄內容。

（一）服裝形式

一般而言，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服裝以長方形剪裁為主，形式簡化，不貼合身形。為了因應初期遊牧生活和多變環境，土耳其服裝多數以穿脫方便為訴求，並採多層次穿法做調整。例如無領或是小平領形式的襯衫（gömlek）和一般外衣往往是用較為柔軟的布料方便活動和透氣，而外套或正式服裝多採用厚的或是較為硬挺的布料，不講求合身。[36]外套種類中包括卡夫坦外袍（kaftan）、因塔莉袍（entari）以及多爾門外套（dolman），但是作為正式穿著的外套，其袍身和袖子顯得特別長，多半以厚重織品製成，並經常使用盤釦設計。這些外套中以多爾門外套的設計最為特別。[37]如圖四這張鄂圖曼帝國蘇丹蘇萊曼大帝（Sultan Süleyman I,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r. 1520-1566）的肖像所示，這件紅色多爾門外套在袖子上半處製作切縫，穿者手臂可以由此穿出，使整支袖子像是懸吊在外衣一般。此時歐洲貴族的正式外套/外衣製作，亦正流行這種「懸吊袖」（hanging sleeve）的設計，但是這些歐洲式的「懸吊」袖子切縫較大且垂到腰側，約與手臂等長，仍可當作正常袖子使用；而土耳其風的懸吊袖窄而且多半長過膝，顯示其裝飾大過於實用性。

就目前《服裝登錄冊》的調查結果看來，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服裝以罩衫、中長外衣以及外套較常見。這些土耳其風大衣和外袍多是使用錦緞（brocade; brocatelle）、花緞（damasco）以及提花絲絨（velluto operato）等等絲織品製作，[38]但是作為內著的土耳其罩衫，其質材多半是麻或棉布製作，有些

36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5.

37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2-14.

38 「錦緞」（brocade）為仿刺繡之提花絲織物，顏色多彩。「輕織錦」（broccatello）其原文直譯為金銀箔片或是金銀薄布，在文藝復興時期，這種織品屬錦緞類，但較錦緞輕薄。「花緞」（damasco）其原文指涉原初產地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而這種織品的特色為素面織物但紋樣清晰，屬於較為厚重的綢緞。見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49. Carole Collier Frick, *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 Families, Fortunes, and Fine Clothing*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3, 307.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圖書出版組，《紡織科技大辭典》（新北：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2002），頁 451，頁 10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強調是低領設計（scollato）以符合土耳其罩衫原始特徵。[39]此外，為了呼應土耳其服裝的外衣特色紀錄中不乏土耳其風的長外套（casacca）、前開襟式長外袍（veste）或是濟馬拉長袍（zimarra），雖然這些外衣或外套長度原本也多半長過腰際或是至膝，但以「土耳其式夾襖」（giubbone alla turchescha）為例，此款衣服原在歐洲上以鋪棉或是加襯底的方式製作，較為厚實貼身，而所謂的土耳其風夾襖，往往衣身較歐洲款長。[40]而在此時歐洲服裝中常見的濟馬拉長袍，其靈感便來自土耳其服裝中的卡夫坦袍。如圖五所示，我們可以推敲出所謂「土耳其式濟馬拉長袍」的基本特徵：圖中女子所穿著的紅色花緞濟馬拉長袍，形式上是連身外衣加上結繩盤花釦，裙襬多長至腳踝，一般作為外套使用。[41]

這些佛羅倫斯宮廷製作的土耳其風服飾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長版直筒大衣（giubba）。 “Giubba”一字出自阿拉伯文，這種款式的服裝早在十五世紀之前已出現在佛羅倫斯，通常是前開式長外套，但與十六世紀流行的中短外套款式相比，這種外套顯得老派。[42]這種長版直筒大衣可能類似土耳其的多爾門袍（如圖四所示），然而，這類土耳其風外套紀錄中鮮少關於袖子設計細節說明，因此不知是否帶有土耳其風懸吊袖設計。[43]但在 1639 年出現一件小孩穿的土耳其式長外套，罕見註明了此衣袖子長至膝。[44]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紀錄中呈

39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18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620 年 7 月 2 日：「四件平領男性土耳其風罩衫以自家麻布製作」 (‘4 camice di tela lina nostrale da houmo scollate all turchescha riaute fatte [...]’)

40 夾襖主要以結實的雙層式鋪棉為主結構。見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所編委會暨林淑瑛編繪，《輔仁服飾辭典》（新北：輔大出版社，1999），頁 213。根據 Giovanni Antonio Menavino 的說法，土耳其式夾襖（Giupone）則是長至大腿中間，亦可長到膝蓋，比歐式夾襖要長，Menavino, *Trattato de costumi et vita de Turchi*, 111-12.

41 濟馬拉長袍在十五世紀從西班牙流行到歐洲各地，初期主要作為男性晨袍，但是到了十六世紀則男女通用。Frick, *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 319; Orsi Landini and Niccol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252.

42 這種外套的起源甚早，見 Frick, *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 308.

43 見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110r.,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637 年 8 月 31 日：「三件大紋樣輕錦緞製成的土耳其式長版外套，兩件白紅相間，一件白綠相間。」 (‘Tre Giubbe alla turchesa di broccatello ordinato aopera grande che due rosse e bianche una bianca e verde.’)

44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48v. 1639 年 7 月 22 日：「一件大塊紋樣花緞製成的孩童土耳其風長外套，配上一對寬襬袖子但長至膝蓋。」 (‘Una Giubba alla turchesca per sotto con maniche da vestina e falde larghe senonche al ginocchio di dommasco aopera gran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佛羅倫斯宮廷中不乏質材和作工講究的土耳其風外套，例如在 1623 年冬天大公爵訂製一件紫色浮花錦緞土耳其式長外套，而且衣服內部還鋪上了「母狐狸肚子上的皮毛」（foderata di pancie di volpe）為襯。總管還特別註記這件衣服是宮廷裁縫「巴提斯塔裁縫大師」（Messer Batista Sarto）製作。[45]

綜上所述，佛羅倫斯宮廷裡的土耳其風服裝中以外套和外衣為主，土耳其風褲子（şalvar）整體數量不如外套多。這可能是考量到外套便於穿脫和展示，實用性高。再者，當時歐洲男性流行穿著貼身的厚褲襪（calzini）和短罩褲(calzoni)為主，而寬鬆的土耳其風褲子形式上不合於當時佛羅倫斯風尚。無論如何，從這些製作的細節和製作資訊來看，宮廷對於這些土耳其風服裝重視的程度不亞於其他歐洲正式服裝，其製作和修改多半都是由值得信賴的裁縫來執行。由此可見，佛羅倫斯宮廷並沒有因為這些服裝是非正式場合或是暫時性穿著而簡化製作程序，反而是將這些服裝視為長期可以重複穿著的物件，給予該有的關注。

（二）服裝配件和巾帕

佛羅倫斯宮廷的庫房紀錄裡出現過的腰帶、頭纏和巾帕等等土耳其風服裝配件中，最重要的配件莫過於腰帶和腰纏。腰帶是土耳其男性裝扮中不可或缺的物件。這些腰帶除了具有固定服裝和製造身體曲線的基本功能外，還能用來固定各種承裝兵器的物件，例如劍鞘、箭袋或是匕首套等等。在 1618 年到 1640 年間佛羅倫斯宮廷總共出現了四十四件土耳其風腰帶，而其中七件用來配掛劍寬腰帶（cintura da spada）製作最為精緻。這七件配掛劍用的腰帶多半以絨布為表布並以較厚實的綢緞為襯，有些例子則直接以鐵絲或是鐵片為襯底來加強結構和承重力，腰帶表面上多有金銀或是絲線刺繡，或在銜接處或是邊角處銜上金屬或黃金飾片，有些在表面嵌進珠寶，使之更顯貴重和醒目。

與腰帶同樣具有代表性的土耳其服裝配件還有「頭纏」（turbante）。頭纏的使用和起源甚早，是近東遊牧民族中常見使用的男性服裝配件，並且依照顏色、形狀、質材和大小不同組合之下，形成標記戴帽者的社會地位、所屬群體

45 Guardaroba Medicea 394, 1621-1624, f. 77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623 年 12 月 29 日：「兩件紫色輕錦緞製成的大號土耳其風長外套，以紫色和深紅色手勾絲緞帶製作衣邊，（這兩件衣服）交給裁縫巴提斯塔裁縫大師加上紫色絲綢的兜帽和小釦子，並鋪上母狐狸肚子上的皮毛為襯。」('Due Giubbe grande di brocctellato pagonazzo alla turchesca orlati di nastrino a bastoncino di seta pagonazzo e cremisino date per fare con capote e bottoncini di seta pagonazzo foderate di pancie di volpe riauto fatte da Messer Batista Sart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部族的方式。[46]義大利文的 “Turbante” 出自土耳其文 “Tülbent”，這個字也用來指稱纏帽子的棉布巾和白鬱金香，而土耳其官員和貴族的頭纏也往往繞成如鬱金香般下圓上窄尖的形狀。[47]雖說如此，十七世紀義大利人對於土耳其頭纏的認識相當淺薄。例如義大利人文學者約翰·福羅利歐（John Florio, 1552-1625）在其英義語字典中將 “Turbante” 這個詞彙解釋為「土耳其人將白亞麻布繞在頭上而形成的圈狀物」（“that is a wreathead round attire of white linen that the turkes weare on their heads”）。[48]然而，頭纏可拆解，其布料亦可作為他用，因此讓土耳其頭纏的蹤跡難尋：目前唯一留下的視覺紀錄便圖一中費迪南多二世頭頂的大頭纏。

此項研究調查中出現過幾則頭纏相關的紀錄。例如在 1579 年夏天，當時還是紅衣主教的費迪南多一世的宅邸中舉辦的一場夏季宴會的表演。於是 7 月 11 日宮廷侏儒阿諾里歐（Agnolino，生卒年不詳）收到一頂深藍色無邊帽（berretino turchino）讓他可以製作頭纏，以便他為宴會裝扮。[49]另外，佛羅倫斯宮廷作為頭纏的布巾也未必都是白色的，例如在檔案中曾出現過「做頭纏用的帕巾」（pezzuola di turbante）上面佈滿了「土耳其式」花朵紋以及草捲紋的刺繡。[50]

46 Albrecht Fuess, “Sultans with Horn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Headgear in the Mamluk Empire,” *Mamlūk Studies Review* 12, no. 2 (2008): 71-94, accessed January 12, 2018, http://mamluk.uchicago.edu/MSR_XII-2_2008-Fuess-pp71-94.pdf.

47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0, 16-17. Vocabolario on line, s.v. “turbante,” accessed October 1, 2021,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turbante/.

48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584. 歐洲人最早提到頭纏的是曼圖雅公爵法蘭切斯科二世．貢查加（Francesco II Gonzaga, 1466-1519; r.1484-1519）。他在 1492 年 2 月寫信給駐派在威尼斯的代表，要求他送回一頂與土耳其當地人一模一樣的頭纏，並進一步提到「一種土耳其人配戴尖形的帽子，上面纏著布」。Archivio di Stato di Mantova, AG, b.2905, libro 142, c. 61. 轉引自 Molly Bourne, “The Turban’d Turk in Renaissance Mantua: Francesco II Gonzaga’s Interest in Ottoman Fashion,” in *Mantova e il Rinascimento italiano. Studi in onore di David S. Chambers*, ed. Philippa Jackson and Guido Rebecchini (Mantua: Sometti Editoriale, 2011), 53-64.

49 Guardaroba Medicea 158, 1576-1587, f. 163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579 年 7 月 11 日:「一頂深藍色無邊綢緞小帽由製旗商密凱雷・切里尼提供以作為侏儒安尼奧里諾(所戴的)頭纏底座之用。」(Un berrettino di raso turchino da messer Michele Chellini bandraio fatto per metter nel turbante di nano Agnolino) 這頂帽子應該指的是作為土耳其頭纏底座的倒扣花盆式無邊帽(fez)。

50 Guardaroba Medicea 514, 1637-1640, f. 8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639 年 2 月 29 日:「三條頭纏用的土耳其帕巾，表面有著花草紋樣刺繡以及金線和多色絲線繡成的花朵」(‘3 Pezzuole di Turbanti ricamati alla turchesca sulle teste con fiori 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一提的是，梅迪奇家族成員安東尼奧・梅迪奇（Don Antonio di Francesco I de' Medici, 1576-1621）在其死後留下土耳其披巾（sciugatoio turcheschi）中便有一條白色棉披巾，長達三點二公尺（braccia 6 1/2），從長度推斷，極可能是用來製作頭纏（見附錄第二則）。

除頭纏和腰帶之外，土耳其風巾帕是所有土耳其風的服裝和配件中數量最多，且實用度最高的類別。巾帕是十七世紀佛羅倫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品項，種類繁多，其中包括手帕，遮臉，擦拭身體的布巾以及所謂的「理髮師用的布」（barber's clothe），甚至擦頭巾（pettinatoi）都須列為個別品類。[51]這些土耳其風巾帕主要可分為三種不同功能的類項，包括方巾（*Fazzoletto*）、帕巾（*Pezzuola*、*Pezza*）以及頭頸披巾（*Sciugatoio*），共計六百四十三件。這些土耳其風巾帕中，又以方巾（四百三十三條）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二為最多。從這些巾帕的紀錄描述來看，所謂的「土耳其風」，應該指的是伊斯蘭設計中常見的花紋元素，其模樣近似於圖十二這塊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所收藏的十七世紀土耳其麻布刺繡方巾。少數巾帕製作極為講究，例如公爵夫人維多利亞・羅維雷（Vittoria della Rovere, 1622-1694）收到四條土耳其風棉質大帕巾，上面佈滿金銀線和紅藍絲線繡成的土耳其紋樣。[52]值得注意的是，1618 年到 1640 年間的庫房紀錄統計結果中，土耳其風巾帕的數量便超過三百條，一半的數量是以棉布製作，其餘為麻布，絲綢和毛料占少數。其中土耳其風帕巾（pezzuola）總數為一百零四條，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使用一般棉布（bambagia/bambagino）和粗棉布（filondente）製作。這項質料上的選擇具有何種意義，我們將在下一段討論之。

（三）布料和服裝的來源

如本文「文獻回顧」中所述，佛羅倫斯屬於環地中海貿易圈的一分子，但

foglie e fiori d'oro e seta di più colori.')

51 相關研究，詳見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127. Orsi Landini and Niccol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135-41*;* Roberta Orsi Landin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Cosimo I de Medici's Style* (Florence: Edizioni Polistampa, 2011), 142-45. "Fazzoletto"亦被認為是土耳其女性使用的頭巾形式。Cesare Vecellio, *The Clothing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Europe,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trans. Margret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London: Thomas and Hudson, 2008), 407.

52 Guardaroba Medicea 514, 1637-1640, f. 87v. 1639 年 2 月 29 日：「4 條白色棉質土耳其風帕巾上面有金銀紋樣以及紅藍絲線製作成的圖樣紋樣...。」('4 Pezzuole alla turchesca di bambagino bianco lavorate d'oro e d'argento e seta rossa e turchina et alle teste lavoro [...] di più gran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這不表示鄂圖曼帝國、印度以及北非的貨物通過此路徑大量輸入佛羅倫斯。事實上，佛羅倫斯是織品製作和出口導向的城市，在保護在地產業而且與鄂圖曼帝國政治上對立的情況下，這些土耳其邊界輸入佛羅倫斯的織品數量實際上相當有限。這些織品進口主要仰賴義大利猶太商人以商船方式，從歷山卓港（Alexandra）和黎凡特地區（the Levant）的海港運回。不論哪一種管道輸入的土耳其織品，其中若有珍稀精美之作，多半會先送到佛羅倫斯公爵府進行挑選，供梅迪奇家族成員使用，以確保其特權。Orsi Landini 曾認為十六世紀末土耳其帝國境內或是周邊區域輸入的織品，無論是昂貴細緻的絲織品或號稱印度進口的棉麻布料，都是構成土耳其風服飾的重要因素。[53]然而，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十七世紀土耳其風服裝的構成與其質材產地之間的關係未必如此密切。

依照前述所提檔案紀錄中標記產地的做法來看，如果服裝製作中使用外地製作的物資，總管會特別註記。依據十七世紀前半《服裝登錄冊》的內容，特別標記運用土耳其進口素材製作的物件，其實少之又少，而這些物品也未必用來製作土耳其風服裝。例如，在庫房紀錄中曾出現一雙法國款的厚底包鞋（galloccia），其白色的印花皮革則來自土耳其（‘corame bianco guarnito di Turchia’）。[54]這項土耳其風服裝倒有些使用了本地的材料：例如 1620 年出現幾件土耳其風的男性長襯衫是以公爵府工坊製作的「自產麻布」（‘tela lina nostrale’）縫製。[55]另外，在十七世紀佛羅倫斯宮廷出現的土耳其風的服裝和巾帕，有不少以當時在歐洲非常流行的細緻蕾絲以及各式各樣的緞帶做裝飾和鑲邊。[56]這種強調在地質材運用的案例還有一則：在 1628 年費迪南多二世所擁有一條用來配掛刀劍的腰帶以及跨過頸部的長皮帶，主體呈現華麗的土耳其風金銀刺繡，配上西班牙式的鍊子。但是管家特別強調這整件作品的組件是「在佛羅倫斯製作的」（‘fatti in Firenze’）。[57]另外，有些土耳其風服裝採用外地生產的織品，

53 Orsi Landini, “Tessuti turchi,” 36-41.

54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61r.

55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18v. 內容和翻譯見註 39。另一案例出現在 Guardaroba Medicea 394, 1621-1624, f. 30v.

56 Guardaroba Medicea 449, 1628, f. 93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這些蕾絲類型包括 “listre”, “trenetta”, “gigilettino”, “refe”等等。目前服裝史家僅知這些多是小塊紋樣的細蕾絲，具體形貌目前無法確知。例子詳見附錄第二則。

57 Guardaroba Medicea 449, 1628, f. 6v. 1628 年 6 月 27 日：「一條配劍用的腰帶，以水藍色絲質平紋梭織布為襯，佈滿金線與裹絲金線[...]繡成的土耳其捲草紋樣，加上黃金花飾鑲邊，配上西班牙風鍊子（以上）在佛羅倫斯製作」(Una Cintura da Spada con suo cinturino e traversa di tabì acqua di mare ricamata tutta piena con oro da passare e canutaglio d’oro [...] tirato a fogliami alla turchesca orlata di cairello d’oro con ferro all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如 1618 年總管處登錄了一雙佈滿土耳其風紋樣刺繡褲子，其紅色底布來自英國；同年另外一件佈滿土耳其風金線刺繡的長外衣所使用的棕色底布則是來自西班牙。[58] 而安東尼奧・梅迪奇生前擁有的濟馬拉長袍質材更為獨特：這件衣服以「來自印度的白色波紋薄綢」（velo bianco marezzato dell'India）製作，袖子還特地用了白色塔夫綢搭配，並以在地製作的金線蕾絲為裝飾（見附錄第二則）。

至於沒有標記材料出處的土耳其風服裝，雖然無法排除其使用了進口土耳其織品的可能性，但是就宮廷紀錄的系統來看，土耳其風服裝是不是使用土耳其進口布料，不影響其風格的斷定。換言之，對佛羅倫斯宮廷而言，剪裁形式和裝飾紋樣才是重點。

此外，本文上一節曾在介紹土耳其風帕巾時，提及這些品項中使用棉質布料的比例頗高。這項統計資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應合了此時義大利人布料使用習慣上的變化。義大利在十三世紀開始通過地中海貿易的連結，取得棉布原料和製作技術上的優勢，但是歐洲自產棉布數量有限而且品質不穩。因此，在十七世紀以前，棉布在歐洲使用和製作情況遠不若麻布。[59]隨著鄂圖曼帝國影響力擴展到北非，其統治地區出產的棉布、棉線和棉花，通過地中海沿岸的亞里山卓港為核心的商貿網絡輸出，再由從馬賽、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的里佛爾諾港進入西歐，增加供貨。[60]除此之外，十六世紀中後期，通過歐洲與印度直接貿易，平布（calico）和印花棉布（chintz）輸入的數量逐漸增加，價格也隨之而降。[61]十七世紀初期，例如棉紗布（muslin）一類的精緻亞洲棉布輸入

spagnola fatti in firenze..) 所謂平紋梭織布（Tabby），見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圖書出版組，《紡織科技大辭典》，頁 208。但是，這時期義大利文 'Tabì'則特別指絲質平紋梭織布。

58 土耳其風褲子登錄見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3v. 短外套見登錄見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38v.

59 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tt）著，林添貴譯，《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7），頁 38-62。Beverly Lemire, "Fashioning Cottons: Asian Trade, Domestic Industry and Consumer Demand, 1600-178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Textiles*, ed. David Jenk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493-512.

60 H.A.R. Gibb and J.H. Kramers, eds., *Shorter Encyclopedia of Islam* (Leiden: E. J. Brill, 1991), 554-58.

61 Beverly Lemire and Giorgio Riello, "East & West: Textiles and Fash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1, no. 4 (2008): 887-91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歐洲，[62]使得棉製品成為當時衣服和傢俱製作的新寵。[63]《服裝登錄冊》的內容正反映此一變化：在十七世紀之前佛羅倫斯宮廷使用的布巾多半是麻布製作，而且當時土耳其風布巾占極少數，但是十七世紀佛羅倫斯宮廷整體使用棉布的數量增加，棉質土耳其風帕巾的數量更是變化顯著。

除上述材料來源分析和意義的說明之外，本節最後將呈現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現成衣（ready-made clothes）的來源。如果這類特殊服裝所需數量大且是暫時使用，公爵府管家有時會向外租借土耳其風服裝。例如在 1619 年，梅迪奇家族就曾向商家租借該年狂歡節會穿著的服裝，其中包括為數頗多的土耳其風服裝和頭纏。[64] 此外，穿著者過世後，其所擁有的土耳其風服裝也可回收再使用。例如在安東尼奧 • 梅迪奇在 1621 年過世，七年後其擁有的土耳其風服裝和帕巾仍在宮廷中使用。[65]除此之外，此次檔案調查中，筆者發現鮮少出現直接由土耳其進口的現成衣，而「掠奪」是取得真正土耳其風服裝的重要管道。例如，在 1633 年 5 月 18 日公爵府就曾收入佛羅倫斯船艦送來掠奪品，其內容包括四件大塊捲葉紋麻布鑲邊毛料製作的土耳其長外袍（veste turchesche）以及四件花緞為前片的絲綢土耳其夾襖（giubbone turchesche），和一件襯有灰松鼠肚皮的「番紅花色」綢緞土耳其長版直筒大衣（giubba turchesca di raso zaferano foderata della pelle di dosso）。[66]通常公爵府的內務紀錄中不易看到每次掠奪品

62 Sonia Ashmore, *Muslin* (London: V&A Publishing, 2012), 7-33. 棉紗布是印度的代表織品，多依賴手工製作。十七世紀之前在歐洲較少見到綿紗布，但蒙兀爾帝國（Mughal Empire）改變貿易經營策略，開放達卡（Dahka）為貿易中心，使歐洲人較容易取得質地精良的棉紗布。佛羅倫斯以土耳其棉紗以及綿布製作的襯衫之例，見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120r.

63 Giorgio Riello and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eds., *The Spinning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 120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3-87. Giorgio Riello, *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9, 70-75.

64 Edward Goldberg, *Jews and Magic in Medici Florence: The Secret World of Benedetto Blan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97-98.

65 1628 年安東尼奧・梅迪奇土耳其風服飾取出使用的細目，詳見本文附錄第二則。

66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4v. 1633 年 5 月 18 日：「四件土耳其風大草葉紋樣的長外套，以麻毛混紡布鑲邊，其中三件黑色，一件則是白色配上綠色絲綢和金線[…]三件以黃色麻布一件以深藍色厚麻布為襯，以上為大公爵槳帆船的掠奪品。/四件土耳其風絲綢連身長袍，其中一件是深藍色、一件紫色、一件深綠色以及一件是花緞紋樣在衣服前片。同為上述大公爵槳帆船的掠奪品/一件番紅花色綢緞土耳其風長袍或長外套，內有動物背上毛皮為襯。（出處同上）」（4 Giubbe turchesche di accordellato orlato accia aopera grande a fogliami che 3 nere e una biancha con seta ver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全貌，主要是因為掠奪品下船後通常經過篩選，只有精緻品項才能進入公爵府。然而，這些庫房中的掠奪品具有兩個意義：一是佛羅倫斯宮廷確實有「真正」的土耳其風服裝實品做為仿製的參考範本；二則是這些來自土耳其風的衣服多為公爵及其家人使用，其價值是否高於在地製作的品項則依脈絡而定。這種情況我們將會在本文第五節進一步說明之。

本節主要呈現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中土耳其風服裝和配件，說明其形式、材料、材料來源以及重要技法等等資訊，以勾勒出這些土耳其風服裝曾經存在的樣貌。這些檔案紀錄資料同時也反映了佛羅倫斯宮廷對於這類服裝的獨特觀點。

四、佛羅倫斯公爵的土耳其品味

（一）使用場合和功能

從十六世紀中到十七世紀初期，佛羅倫斯宮廷服裝以西班牙風格為主流，而從十七世紀前半《服裝登錄冊》中資訊來判斷，宮廷時尚仍是如此。[67]然而，紀錄中亦顯示十七世紀前半宮廷貴族的日常穿著，呈現不少迎合時下流行品味的選項。例如十七世紀二〇年代《服裝登錄冊》 的紀錄中，法國式鞋子和手套出現率以及數量增加，正呼應此時法國宮廷時尚開始風靡全歐的現象。[68]佛羅倫斯宮廷中所有的土耳其服裝，雖然整體數量與宮廷中歐洲風格服裝數量相去甚遠，但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特別是用來展示公爵對於土耳其風品味和認識。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這時期的土耳其風服裝多半用在戲劇表演、舞會以及狂

e d’oro e tutte con un [...] d’oro e argento che 3 foderate di tela gialla e una di tela turchina grossa aute dalla preda alle galere di S.A.S. /4 veste simile turchesche di panno di seta che una di panno turchino una di panno pazzagone una di panno verdone una di panno con mostra dinanzi di damasco auti come sopra dalle preda della galere di S.A.S. /Una vesta o giubba turchesca di raso zaferano foderata di pelle di dosso.) “Dosso”或 "Dossi" 通常指的是任何動物背上的毛皮，較動物肚子上的皮毛便宜。Frick, *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 307.

67 Olga Šroňková, *Fashion through the Centuries: Renaissance, Baroque and Rococo* (London: Spring Books, 1959), 60-62. Orsi Landin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23-39. Orsi Landini and Niccoli. *Moda a Firenze*, 23-45.

68 以鞋子為例，見 Marie-Josèphe Bossan, *The Art of the Shoe* (New York: Parkstone Press, 2004), 43-50. Margo Demello, *Foot and Foot Wear: A Cultur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ress, 2009), 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歡節會。[69]《服裝登錄冊》中最早關於土耳其風服裝的紀錄出現在 1539 年柯西摩一世的婚禮上。[70]爾後，在 1558 年佛羅倫斯公主路克蕾西雅・梅迪奇（Lucrezia de' Medici, 1545-1561）和阿芳索・艾斯特（Don Alfonso d'Este, 1533-1597）的婚禮晚宴上，當時還是王子的法蘭切斯科・梅迪奇（Francesco I de' Medici, 1541-1587）穿著綠色綢緞製的土耳其式曳地長禮服，上面還有金色花紋刺繡，引人注目。[71]根據本研究調查，除了特別標記為戲劇表演或是舞會所用外，大部分的土耳其風服裝沒有標記穿著場合和目的。但是從登錄時間點上來看，這些服裝多半出現在年末或是靠近狂歡節的時期，由此可以大致推斷它們的用途與學界目前所知相符。

目前本研究文獻調查中，顯少出現詳細紀錄這些服裝在上述場合展示的情況。但是，本文提供一則發生在羅馬的例子來說明這類服裝的效果。佛羅倫斯主教費迪南多・梅迪奇（既費迪南多一世）參加教皇庇護四世（Pope Pius IV, 1499-1565; r.1559-1565）在其宅邸中的匹歐四世小廳（Casina Pio IV）舉行的午宴。在 1565 年 5 月 25 日佛羅倫斯派駐在羅馬的代表烏勾里諾・葛里否尼（Ugolino Grifoni, 1504-1576）寫給公爵法蘭切斯科一世的報告中提到這場午宴的情況。他特別注意到午餐會中來了一位伯爵夫人，她穿著金絲綢緞製成的連身長裙再罩上一件深灰色土耳其風綢緞長袍（‘una sottana di teletta d'oro e sopra una turca di raso bertino’）。大使報告的重點是年輕的梅迪奇主教與這位夫人之間靦腆且友好的互動，但葛里否尼對這件衣服的興趣顯然高於伯爵夫人的容貌和姓名，可見這件土耳其風服裝成功地吸引了他的目光。[72]上述紀錄，說明了土耳其風服裝與配飾，無論是成套穿著或者指是混搭，在這個時期都是該場合的視覺亮點。

除此之外，梅迪奇家族成員對於土耳其風服飾各有偏好： 費迪南多二世喜好土耳其風的長版大衣，在位前十年就已製作十七件土耳其風長版大衣，而他的父親柯西摩二世（Cosimo II de’Medici, 1590-1621）則偏好較短且合身的土耳其風夾襖。安東尼奧・梅迪奇則收集各種巾帕：他自己生前擁有三十八條各種顏色和布料的土耳其風頭頸披巾，以及兩條棋盤桌巾（詳見附錄第二則）。根

69 歐洲貴族在狂歡節或是宴會中穿著土耳其服裝的現象確切始自於何時，目前不可考。但是，前述註 48 所提曼圖雅公爵法蘭切斯科二世・貢查加在 1492 年訂製的土耳其頭纏，極可能在宴會中使用。因此，這則書信也被視為歐洲貴族進行土耳其人扮裝的最早紀錄。Bourne, “The Turban’d Turk in Renaissance Mantua,” 53-64.

70 Orsi Landini and Niccoli. *Moda a Firenze*, 51.

71 可見 Guardaroba Medicea 34, 1558-1560, f. 147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72 Medicea del Principato 515a, 1564, f. 95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 Orsi Landini 的調查，直到十六世紀末公爵費迪南多·梅迪奇一世在位時期間土耳其風服裝和織品的數量才明顯增加，已在登錄項目中歸成一類。[73]本研究調查中則發現佛羅倫斯宮廷中土耳其風服裝製作和使用的高峰期是在 1630 年代，而本文將在第六節說明造成此變化的原因。

（二）「深藍色」的運用

自公爵國成立以來，佛羅倫斯的宮廷服裝多以低彩度的灰黑系、棕色系和藍色系布料製作，紅色和紫色衣服則是在慶典或是正式性場合中穿著。[74]而《服裝登錄冊》中記載的土耳其風服裝，與佛羅倫斯宮廷中的日常服裝色調相差甚遠，呈現多彩和對比色組搭，例如黃茶色的綢緞（raso lionato）配上黃色襯布；綠色絲綢配上紅色緞帶；深藍或是紅色配上白色。[75]歐洲人普遍認為貴氣的顏色，例如紅色、紫色、藍色或是綠色的布料，也經常出現在土耳其風服裝製作中。根據本研究統計，深藍色（turchino）和白色（bianco）是兩種最常出現在十七世紀前半土耳其風服裝製作中的顏色，多半與其他顏色相間使用，少部分以白色或是藍色單色成套製作，例如，羅蘭佐·梅迪奇、安東尼奧·梅迪奇以及柯西摩二世的衣櫃中都各收有純白色長袍。[76]

以上情況這些紀錄也透露出製作者對土耳其服裝的特色觀察入微。例如，當時土耳其人會將袍子的外表和內襯，使用不同顏色或是對比色布料製作。當他們外出活動時，為便於行動，往往會將外衣前方的衣襬拉起，夾在腰帶上，於是露出外衣的內襯。此時，外衣的內外層呈現不同顏色對比，形成獨特的審美趣味。[77]佛羅倫斯宮廷製作的土耳其風服裝，也曾仿製此一設計。例如 1618 年 1 月 12 日梅迪奇家族成員羅蘭佐·梅迪奇（Don Lorenzo de'Medici, 1599-1648）收到白色佈滿金色刺繡、內襯猩紅色布料的土耳其風夾襖、配上深藍色佈滿金絲繡花的掛劍腰帶，以及一雙「來自英國的猩紅色布料」製成的土耳其

73 Orsi Landini, "Tessuti turchi," 36-41.

74 十七世紀梅迪奇宮廷顏色使用的情況，見柯西摩二世的衣櫃調查，Roberta Orsi Landini and Stefania Ricci, "Il Guardaroba di un sovrano: Cosimo II de Medici Metodologia di Studio," in *Le trame della moda*, ed. Anna Giulia Cavagna e Grazietta Butazzi (Milan: Bulzoni, 1995), 175-209.

75 這些例子見，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48v. 以及 Guardaroba Medicea 514, 1637-1640, f. 70r.

76 此處以柯西摩二世的白色服裝為例。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41R. 1618 年 9 月 30 日：「一件白色平紋梭織絲綢夾襖，上有以金線繡成的土耳其風紋樣」('Uno Giubbone di tabì bianco ricamato d'oro da passare alle teste alla turchescha [...].')。

77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風刺繡長襪。[78]上述的夾襖展示了白色和紅色內外反差的運用，亦暗示其可以掀起展示內襯。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佛羅倫斯宮廷在製作土耳其風服裝時，經常選用「深藍色」（Turchino）的布料。[79]根據字源學的考察，“Turchino”一詞在十四世紀中期出現在義大利，當時著各詞意指「深藍色」（azzurro cupo），同時指這種顏色的布料以及綠松石（turchesa）。[80]在《服裝登錄冊》中，經常出現用來形容「藍色」的詞彙，除了 “Turchino”之外，還包括 “Azzurro”, “Azurino”以及 “Colombino” 等等，而每個名詞代表著一種藍色色調。[81]然而，這種「深藍色」在十六世紀中期的宮廷內務檔案紀錄中越來越常見，到了十六世紀末普遍使用的色彩名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顏色曾一度被賦予特殊意義：第三任公爵法蘭切斯科一世以此色為其代表色，在位期間其侍者制服多半選用「深藍色」布料製作，甚至其妻也在婚禮以及朝聖之旅途中藉著穿著此顏色的衣服，表示她對其夫的服從。[82]

學界目前無法得知這種深藍色在十七世紀佛羅倫斯色彩系統中的真實面貌，然而，此顏色與土耳其文化之間的連結始終沒有消失。對歐洲人而言，綠松石最早是通過土耳其人傳入，因而其名稱中以 “Turco”（土耳其人）為字根。如前述所言，“Turchino”一詞傳入義大利時，亦可指稱綠松石，因此這種顏色和綠松石的名稱，產生深刻的連結，並共同承載了土耳其文化印象。根據福洛里歐的解釋， “Turchino”是指藍色（blue）、 蔚藍色（azure） 或是一種稱為 “bisse” 的藍色。而其陰性型態 “Turchina”除了用來形容藍色和天藍色（sky blue）之外，亦被指與松綠石（Turchesa; Turkoise）同義，也就是指「藍色珍貴石頭」（‘a blue

78 見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2.

79 Roberta Orsi Landini 認為 “Turchino” 便是現今的天藍色（azzurro），見 Orsi Landin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102. 然而，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 “azzurro”與 “turchino”都曾出現在檔案紀錄中，顯然兩者是指涉不同明度的藍色。因此，筆者在此維持其十四世紀初傳入義大利時的義意，以「深藍色」（azzurro cupo）稱之，並認為其真實顏色要比天藍色暗深。

80 見 Tesoro della Lingua Italiana delle Origini, s.v. “Turchino,” accessed October 10, 2021, http://tlio.ovi.cnr.it/TLIO/.

81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35, 77. 雖然這三者都是藍色，但是除了 “Azzurro” 確定為天藍色(sky blue)之外，目前學者尚未確定 “Azurino”以及 “Colombino”兩者的色調為何。

82 Sarah Bercusson, *Consumption and the Female Court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 Gift-givi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9), 102, 16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cious stone'）。[83]由此可見，即便 "Turchino/Turchina"在十七世紀義大利語的語境中，涵蓋多種藍色色相，且是日常語彙，但這個詞彙通過與「綠松石」的連結，維持了其原有的土耳其文化意象。

從上述解釋來看，我們可以推測十七世紀前半大公爵以及總管選擇 "Turchino"色的布料來製作土耳其風服裝，不是巧合。在 1615 年 2 月 20 日，柯西摩二世在狂歡節中安排了一段亞諾河上的船上歌舞表演中，在一段土耳其風舞蹈表演中，其中一組舞者穿著深藍色綢緞（raso turchino）或同色絲綢（seta turchino）製成土耳其風服裝，顯然是配合表演主題，刻意為之。[84]然而，從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來看，佛羅倫斯宮廷選擇此一顏色的布料來製作土耳其風服裝，並不是將其視之為土耳其風格的決定因素，而是利用 "Turchino"顏色中所帶有的文化連結，強調服裝的土耳其風特色。

（三）土耳其風服裝與波斯風服裝

從第三節的「土耳其風服飾的形式和特色」討論中，我們可歸納出土耳其風服裝整體呈現出「華貴實重」的印象。這種印象可以通過其與宮廷中的「波斯風服裝」（I vestimenti alla persiana）之間的比較進一步彰顯。[85]從 1618 年到 1640 年間出現過的波斯服裝數量（三十四件）和品項種類遠遜於土耳其服飾，而這種差異顯出佛羅倫斯宮廷偏好土耳其風服裝。從下表（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在服裝製作上的差異。

表二 1618 年到 1640 年間佛羅倫斯宮廷波斯風服飾之統計表

品名	數量
褲子 Calzoni	1 條
長上衣 Casacha	2 件
無袖中長大衣 Ferraiolo	6 件
夾襖 Giubbone	5 件

83 Florio,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584.

84 Angelo Solerti, ed., *Musica ballo e drammatica alla corte medicea dal 1600 al 1637. Notize tratte da un diario tenuto da Cesare Tinghi* (Florence: R. Bemporad and Figlio, 1905), 93-96.

85 佛羅倫斯宮廷檔案中所指的「波斯」（Persia; Persa）主要指涉地理區域，即今日伊朗，亦可指稱當時在伊朗執政的薩維德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雖然「土耳其人」一詞在十七世紀已經成為穆斯林的統稱，但是「波斯人」一直被認為獨立於土耳其之外的穆斯林。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96-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袖子 Maniche	12 對
小禮帽 Mantiera	1 頂
孩童外套 Ungherina	1 件
長外袍 Vesta	4 件
濟馬拉長袍 Zimarra	2 件
總數	34 項

上述這些波斯衣服以絲綢為主要材料，而且多半是柔軟「帶圖樣的薄綢」（ermisino aopero）或是「波斯風花朵紋樣的綢緞」（raso fiorito alla persiana）。波斯布料（teletta alla persiana）在絲織品紋樣製作上，採細緻線條且繁複的設計，少見絨布或是厚重金屬刺繡的織品。除此之外，這些波斯服裝主要以窄緞帶製成的腰纏（spinetta）為配件，不若土耳其風腰帶有著珠寶裝飾和厚實結構。[86] 從以上特質來看，佛羅倫斯宮廷中的波斯風服裝呈現一種「清雅細緻」的品味，與土耳其風「華貴厚實」的印象產生區隔。

Elizabeth Currie 曾提到歐洲貴族穿著外地或是外族服裝的其目的，與其說是展示自身的身分認同，還不如說是在展示自身掌握以及運用這些文化資訊的能力。[87]換言之，這些土耳其風服飾對大公爵來說，有其存在和展示的必要性。在戲劇表演、舞會、狂歡節或甚至是一般宴會場合的情境中，梅迪奇家族成員可以展示他們的文化知識，但是這些活動的情境設定或是情節設計，仍然處處流露出歐洲人在各方面的優越性。[88]顯然，在這些土耳其風服裝展示的背後，佛羅倫斯宮廷仍須遵守大原則。

五、土耳其風植物紋樣的形式元素

本節我們將討論一項決定土耳其風格服裝的重要元素：紋樣。土耳其風服裝多講究長版剪裁，如此剪裁讓衣服形構出塊狀而平穩的身形，呈現如畫布一般的視覺框架。因此，土耳其服裝設計往往利用前後片類似長方形平整服裝區

86 Sheila R. Canby,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n Art, 1501-1722*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2), 107-10.

87 Elizabeth Currie, “Clothing and a Florentine Style, 1550-1620,” *Renaissance Studies* 23, no. 1 (2008): 33-52.

88 Elizabeth Currie, *Fashion and Masculini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塊，展示各式紋樣，以構成強烈的視覺效果。[89]根據目前研究，伊斯蘭織品紋樣的設計相當多變，主要分為植物、幾何以及結合阿拉伯書法等等類型。[90]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 1453 年佔領伊斯坦堡之後，便利用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 395-1453）原有的織品產業基礎積極推展紡織製作，並著力於提升帝國出口織品紋樣的設計水平。然而，當這些紋樣通過各種土耳其商品或是掠奪品進入歐洲之後，歐洲人會如何看待它們? 在十七世紀佛羅倫斯宮廷的《服裝登錄冊》土耳其風服飾的紀錄中，不斷出現土耳其風花卉植物紋樣的文字記述，顯示植物紋樣在總管眼中是一項不可忽略的特質。然而，這些紋樣名詞所指涉的形式元素有哪些？本節將持續分析檔案資料，並考察當時流行的紋樣書、土耳其文物仿作、時人評論以及土耳其織品實例，一併進行觀察和討論。

（一）十六世紀土耳其風紋樣的基本認知

在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紋樣圖形印刷書相當受到歡迎，而這些圖冊提供了刺繡和蕾絲製作產業新的設計靈感，成為藝術家和工匠仿作的樣本，甚至間接刺激了這些產業發展。[91]這些紋樣書中有些收錄了穆斯林藝術紋樣，而其中又以義大利法蘭切思科・裴雷葛林諾（Francesco di Pellegrino, 生年不詳-1552）1530 年出版的圖樣書《描繪學之花：阿拉伯風與義大利風刺繡紋樣》（*La Fleur de la science de portraiture. Patrons de broderie, façon arabique et italique*）最後到重視，且流傳極廣。[92]而 J. M. Roger 在其針對威尼斯紋樣發展的調查中，指出這些當時在歐洲普遍被稱為「阿拉伯紋樣」(arabique)以及「摩爾紋樣」(moresque)，多半是十五世紀以後伊斯蘭藝術中常見的紋樣形式，但是在十六世紀人眼中，這些紋樣多與當時代表伊斯蘭世界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產生特定連想。[93]因此，

89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5.

90 特拉伊爾出版社藝術部著，寧夏智慧宮文化傳媒公司譯，《伊斯蘭裝飾百科》（北京：華文出版社，2018）。在英語學界有幾種土耳其紋樣形態的描繪，包括迴旋式（arabesque；又稱阿拉貝斯克花紋藝術）、徽章式（medallion）、藤蔓式（vines）、交尖拱格式（ogival lattice），或是對稱式，但沒有統一說法。為避免混淆，本文統稱以上諸形式為土耳其植物圖樣。

91 Femke Speelberg, “Fashion & Virtue: Textile Patterns and the Print Revolution, 1520–1620,”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73, no. 2 (2015): 4-48.

92 Francesco di Pellegrino, *La Fleur de la science de portraiture. Patrons de broderie, façon arabique et italique* (Paris, 1530). 該書首先在法國出版，爾後在威尼斯再版，其後在歐洲其他城市也出現仿作。

93 J. M. Roger, “Ornament Prints, Patterns and Designs East and West,” in *Islam and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ed. Charles Burnett and Anna Contadini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這類圖樣書的傳播和整理，歐洲人對於土耳其紋樣的視覺認知也逐漸形成。例如，《描繪學之花：阿拉伯風與義大利風刺繡紋樣》這本書中被其他同類書籍模仿最多的紋樣類型，便是以「盧米紋樣」（Rumi pattern）為主要概念的迴旋捲草紋樣（圖六），我們在以下例子中也可看到它們的影響。

歐洲人對於土耳其紋樣的理解和觀察，可以從佛羅倫斯出身的著名金工匠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所表達的意見中得知。在其自傳中，他自誇仿製一把土耳其劍而且被當作真品高價賣出，接著他說道：

>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得到一些土耳其短劍。劍柄、劍身和劍鞘都是鐵製的，上面用鐵製的工具刻上極為優美的土耳其風植物葉形紋（molti bellissimi fogliami alla turchesca），然後天衣無縫地填上金子。……。我做的遠比土耳其的更美、更耐用。這有多種原因。一是我在鋼上刻的槽更深更寬，這在土耳其劍上是不多見的。另一個是土耳其式的圖案只有*斑葉疆南星*（gichero）葉和為數不多的小向陽花（clizia）。雖然看上去也不錯，但沒有我們的圖案耐人尋味。[94]

這段話顯示他深刻觀察到土耳其紋樣與歐洲紋樣在結構和美感表達上的差異。他的描述中不但直指這些土耳其紋樣所引用的植物的名稱，而且不吝於表達自己的評斷。所謂的斑葉疆南星（gichero），其葉長株小外貌類似海芋，與前述的盧米紋樣中交織的捲葉紋中花冠元素相似（見圖六），而向陽花又稱向日葵，本研究目前無法推得所謂小向陽花的確切模樣。但是，在十六世紀後半穆斯林紋樣設計中，主紋樣間的空隔處常以小型花朵圖樣填補。因此，切里尼文中描

1999), 275-90.

94 中譯本參考：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著，王憲生譯，《切里尼自傳》（新北：華滋出版社，2018），頁 69。義大利原文，見 Benvenuto Cellini, *La vita di Benvenuto di Maestro Giovanni Cellini fiorentino, scritta, per lui medesimo,*1558 (Florence: Reprinted by Pietro Fraticelli, 1842), 63-66. 筆者對照中文譯文以及義大利文原文，發現因中文翻譯沒有將原文中所指的植物名正確翻譯，恐影響理解。所以筆者將修改部分以斜體標示之，並附上義文原文以供參照。 “Gichero” 同於 “Gigaro” 指的是南天科植物，特別是指斑葉疆南星。Vocabolario on line, s.v. “gìgaro,”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gigaro/. 許多義大利製作的工藝品因為使用土耳其紋樣而被歐洲其他區域的購買者認為是土耳其製品。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et al., eds., *Palace and Mosque: Islamic Art from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A Publications, 2004), 11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述的「小向陽花」可能就是泛指當時常見於伊斯蘭紋樣設計中的小花紋樣。然後，他繼續說明義大利的草葉紋樣取之於自然界，如此豐富：

> 當然，在義大利，我們有好幾種設計花葉圖案的方法。比如說，倫巴第人模仿*常春藤葉*（ellera）和*葡萄葉鐵線蓮葉*（vitalba）的優美曲線設計出的漂亮圖案看起來賞心悅目。托斯坎納人和羅馬人更有高招，他們仿效的是*刺葉薊*（acanto）的葉子，這種植物俗稱*節毛飛廉*（branca orsina），將它的葉柄和花捲成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些圖案中可以巧妙地插進去小鳥和各種動物的圖形，藝術家藉此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華。關於這種圖案，人們可以從自然界的野花中得到一些啟示，比如說*金魚草*（bocche di lione）和其他一些植物，然後再由聰明的設計人員借助其豐富的想像力對它們進行組合和加工。[95]

這段文字切里尼意圖展示他對於義大利紋樣設計的認識，並且進一步強調歐洲紋樣優於土耳其設計。文中也顯示他所承繼的歐洲藝術知識和判斷標準：他認為歐洲紋樣設計的特色在於模仿自然動植物，而且重視寫實，形貌豐富多變，以此凸顯出土耳其植物紋樣中簡化抽象的特質。他所舉的義大利植物紋樣類型中，最著名的一項莫過於刺葉薊（Acanthus spinosus）。這種植物又稱莨菪，早在古希臘時期便以此為裝飾紋飾主題，如圖七所示的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立柱上的柱頭，就是以此植物為裝飾。在文藝復興時期，刺葉薊植物紋樣在西歐重新受到相重視，經常運用於當時傢俱裝飾設計上。[96]這種以自然界動植物為本的紋樣製作傳統和偏愛，也可能是造成歐洲人對土耳其植物紋樣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此外，當時歐洲紋樣設計上經常加入宗教或神話人物以及動物形象。以十六世紀威尼斯畫家費德利可・溫其歐羅（Federico Vinciolo，生卒年不詳）的《奇異又新穎的插圖》（*Les singuliers et nouveaux pourtraicts*, 1587）當中的蕾絲以及刺繡紋樣為例，書中便有多幅呈現人物和動物組合紋樣。

95 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著，王憲生譯，《切里尼自傳》，頁 69。“Ellera” 同於 “Edera” 指常春藤，見 “Ellera” 以及 “Edera” 兩條目，Vocabolario on line, s.v. “edera,”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edera/.

96 可見 AAT-Taiwan 編，〈爵床葉飾（紋飾）acanthus (motif)（編號 300164902）〉，《藝術與建築索引典》，〈http://aat.teldap.tw/AATFullDisplay/300164902〉，2021 年 3 月 5 日上網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如此處所舉圖八之例，設計圖上半部可以辨識出鳥類和蝸牛的造型。[97]由此可見，切里尼也注意到伊斯蘭紋樣中較少描繪具象人物和動物的特色。

依據以上紋樣書中的內容和切里尼的觀察，我們可以得知十六世紀後半義大利人對土耳其植物紋樣的美感體驗和結構認知。但是，歐洲人如何製作「更美」的土耳其風物品，則涉及到創意之展現。大公爵法蘭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I de'Medici, 1541-1587; r.1574-1587）在 1587 年曾送給薩克森侯爵克里斯汀一世（Elettore di Cristiano I Sassonia, 1560-1591; r.1586-1591）佛羅倫斯宮廷製作的仿土耳其風鑄鐵長刀和土耳其風皮革弓箭袋。這兩件佛羅倫斯當地製作的土耳其風物品，而且展現了不同土耳其紋樣的組搭。例如兩件作品中的土耳其風長刀，刀面上刻上盧米紋樣、馬穆留克（Mameluke）風格的長形幾何交織圖樣和書法紋樣（ṭirāz）三種紋樣。[98]另一件土耳其風皮革弓箭袋表面的金屬飾片，以梅迪奇家族家徽為中心，周圍環繞著花朵和捲葉紋樣，並以菱花式格紋為邊界，下方出現單獨一款盧米紋樣。[99]上述的紋樣組合是前所未有設計，因此上述紋樣組合可能是佛羅倫斯工匠的創見。由此可推斷，《服裝登錄冊》檔案中所謂「土耳其風」紋樣指涉的形式，來源頗為多元，甚至可能包含在地藝匠將土耳其紋樣元素混用的「更美」設計。

（二）土耳其植物紋樣的流行與變化

上述討論中，我們檢視了十六世紀佛羅倫斯以及當時義大利人對於土耳其紋樣的接受以及認知，亦推測名詞所指涉的實際形式。本小節將考察織品實品和檔案資訊，進一步探索十七世紀土耳其風植物紋樣名詞的意涵。

鄂圖曼帝國在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這段時期，積極推展土耳其植物紋樣設計，這一方面是因伊斯蘭紋樣主題上的限制，另一方面植物紋樣代表伊甸園裡的花園景象。16 世紀中期之後幾乎每任蘇丹都嘗試開發不同植物主題和造型，而且這些植物紋樣更在蘇丹阿默德一世（Ahamed I, 1590-1617; r.1603-1617）

97 Federico Vinciolo, *Ovurages de point couppe, Les singuliers et nouveaux pourtraicts*, (Paris, 1588),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58422.

98 Maryam Ekhtiar and Julia Cohen, "*Tiraz*: Inscribed Textiles from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0, 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d/tira/hd_tira.htm. 在伊斯蘭文化中，這種書法紋樣上面的文字，通常是指蘇丹或是統治者之名，抑或是可蘭經經文，而且這種紋樣多半用使用在賞賜用的物品和衣服上。然而，目前這支佛羅倫斯製的長刀上文字無法辨識。Museo degli Argenti, ed., *Magnificenza alla corte dei medici*, 108.

99 上述兩物件之圖片，可參考 Museo degli Argenti, ed., *Magnificenza alla corte dei medici*, 105, 1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力推廣下流傳於世，成為十七世紀伊斯蘭織品的代表紋樣。[100]從目前世界各大博物館所收藏的十七世紀土耳其織品中，亦可看出當時的趨勢以及這個時期鄂圖曼帝國植物紋樣設計的概況。

首先，以下幾個例子呈現出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織品紋樣的面貌和特色。例如圖九所示的織品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的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天鵝絨，這塊織品呈現了松果紋、撒滋風（Saz）的羽形葉（feathery leaves）以及花圈紋樣。[101]圖十則是同一館收藏的十六世紀後半紅色土耳其彩花細錦緞（lampas; kemha），這塊織品呈現鬱金香和花莖主題，以波浪藤蔓式（wavy-vine）紋樣排列。[102]另外，圖十一呈現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收藏的土耳其彩花細錦緞，是以十六世紀後半常見的交尖拱格式（ogival lattice）紋樣排列。此格紋中間以盧米紋樣為靈感設計，並在格線莖狀（stem）紋樣上混合小型花朵紋樣。最後，圖十二中這塊十七世紀在伊斯坦堡製作的麻布織品，以縫補鏽（darning）的方式製作了花朵藤蔓紋樣。這件刺繡麻布與前述幾件織品紋樣的製作方式不相同，但是隨著土耳其花紋刺繡麻布在十七世紀越來越普遍，而這種藤蔓式排列設計，也成為當時土耳其代表紋樣之一。

以上四塊織品呈現出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花卉植物紋樣多樣性，而佛羅倫斯宮廷中的檔案紀錄，也反映了土耳其藝術紋樣的發展。十六世紀末梅迪奇家族的土耳其織品中曾出現過的紋樣，包括花苞型裝飾紋（a boccie）、卷鬚紋、月牙紋、松果紋、冠狀松果（pigne）、花圈（fioroni）以及花卉紋樣。[103]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中土耳其風服裝，則較常出現花圈、花卉（fiorellini; fiori）以及草葉（fogliami）紋樣，而且用色多彩。此外，「真絲花」（fiori di seta naturale）是當時土耳其風服裝中常見的裝飾，配合這些花卉刺繡構成不同層次的展示。例如在 1618 年 1 月，柯西摩二世為他的夏季舞會特別訂製了一條十分講究的土耳其風腰帶，裝飾了黃金亮片和「真絲花」，並以裹絲金線（canutiglio）作

100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Reflections of Paradise: Floral Decoration in Islamic Art,” in *Discover Islamic Art in the Mediterranean*, ed.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Brussels: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2007), 245-52.

101 撒滋風格紋樣源自波斯，在十六世紀為鄂圖曼帝國工匠引用，並加以推廣而成為該帝國代表性紋樣。可見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ile with Saz Leave, Tulips, and Hyacinth Flowers,” accessed September 31, 2021,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1739.

102 關於彩花細錦緞以其多彩紋樣著稱，而且較一般錦緞要厚重。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圖書出版組，《紡織科技大辭典》，頁 672。

103 Orsi Landini, “Tessuti turchi,” 36-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鑲邊。[104]

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十七世紀土耳其織品服裝的特色便在於各式繡花，並多以簡化花卉配合若干草葉紋樣來做組搭，而且土耳其刺繡主要是以單一刺繡法製造出線條和塊面來變化。當時土耳其繡工擅長金屬線花繡，這種刺繡利用堆疊技法，造出立體花紋的視覺效果，十分引人矚目。[105]根據紀錄，這些十七世紀的土耳其風紋樣通過刺繡或是紡織（filato）手法表現，而所謂的「土耳其風金線刺繡」（ricamato d'oro tirato alla turchesca）和「土耳其手法製作」（lavorato alla turchesca）的絲線刺繡最為常見，而這也說明了佛羅倫斯繡工當時掌握了土耳其服裝的技術特色。

本節最後以約斯圖斯·蘇斯特曼斯所畫《穿著土耳其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為例，歸結十七世紀佛羅倫斯人眼中的土耳其紋樣。這張畫中這套總管稱為「土耳其風服裝」（abito alla turchesca）的外袍，可以看出是一件小立領的卡夫坦長袍，並以鑽石鑲嵌黃金鈕扣為飾，頭纏上別著醒目的大型鑽石別針。[106]這張畫中的服裝描繪的線條有些雜亂，但觀者仍可藉此判斷出這件衣服紋樣和質感。如圖十三(為圖一細部）所示，費迪南多二世畫中衣服前片呈現大塊銀絲線構成的尖拱格式紋樣，在搭配上撒滋風羽葉紋和小型花朵為基礎向外展開。無論這

104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f. 45v. 1618 年 12 月 18 日：「掛劍用的綢緞腰帶，有橫跨的墊襯支撐，表面上[⋯]土耳其風金線刺繡和真絲花，附上兩條金絲短繩，鑲上金亮片的小圓框，以裹金絲線和黃金飾物鑲邊，再以栗色綢緞為襯，配上銀鍊。」（'Una cintura d'spada con suo centurino e travesa di raso volto di che [...]d'oro tirato alla turchescha con fiori di seta naturale con dua cordoni di lavoro d'oro tirato e tondini d'oro battuto legati con canutiglio orlata di cairello d'oro foderata di raso tane e ferri d'argento.')。其他「真絲花繡」的例子，可見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f. 34v. Guardaroba Medicea 416, 1623-1628, f. 21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416, 1623-1628, f. 11v.

105 Sumru Krody, "Ottoman Turkish Embroidery," in *Encyclopedia of Embroidery from the Arab World*, ed. Gillian Vogelsang-Eastwood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 168-81.土耳其立體花樣刺繡的案例，可見 Macide Gönül, "Some Turkish Embroider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Topkapi Sarayi Museum in Istanbul," *Kunst des Orients* 6, no. 1 (1969): 43-76.

106 庫房紀錄中曾出現類似設計的鑽石鈕扣以及頭巾別針，因此學者推測蘇斯特曼斯在描繪這些物件時，參考了實物的樣貌。關於畫中物件的描繪與檔案紀錄的比對說明，請見 Stameli, ed., *I gioielli dei Medici dal vero e in ritratto*, 162-63. 這個時期的昂貴彩花細錦緞為土耳其代表織品，受到鄂圖曼帝國內和國際市場的歡迎。見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et al., eds., *Palace and Mosque*, 58, 64. 而圖中這件衣服可能是銀線夾織彩花細錦緞製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件衣服是出自何處，或者是否真實存在，畫中這些紋樣的描繪與本文前述呈現的織品紋樣相比，可以看出畫家和公爵亟欲展示土耳其風紋樣的特色和形貌，也證明如何確保土耳其紋樣形式的正確性，是十七世紀前半宮廷認定土耳其風格的要件。

綜上所述，歐洲人對歐洲以外地區的紋樣設計，並非只是單純複製。土耳其紋樣的資訊從不同管道進入歐洲，而在進行實際製作產生土耳其設計紋樣的重組現象，正顯示在地審美系統對其所作的轉化和再定位。而《公爵府庫房檔案》中登錄的紋樣詞彙，是多種型態土耳其紋樣的統稱，也透露出特定觀點和歐洲傳統下的取捨。然而，從以上考察和比較的結果可知，佛羅倫斯宮廷選用土耳其風植物紋，除了是應合自身傳統所產生的偏好外，亦呼應當時鄂圖曼帝國主流的織品紋樣設計發展趨勢，甚至可能在了解和效仿土耳其風花卉植物紋樣的同時，吸收了土耳其紋樣製作的特色技術。而《穿著土耳其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一畫中的織品和服裝描繪，顯示佛羅倫斯宮廷充分理解土耳其服飾的特色，並確保土耳其風展現創意的同時，不會落入全然的「奇想」當中。

六、作為外交禮物的土耳其風服飾

以上本文所舉之案例，多是由佛羅倫斯在地織品並且在地製作的土耳其風服裝，前段討論亦聚焦在佛羅倫斯宮廷如何呈現和定義土耳其服裝和織品的風格。本文最後一節將討論兩個項特別的紀錄：1602 年約克伯・英吉拉米掠奪行動中所獲得的部分服裝品項，以及 1637 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屬地的「帕夏」所贈之外交禮物。藉著這兩個案例，本文將說明土耳其風服裝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其價值和功能如何變化。

（一）掠奪品的意義轉換

十六世紀以基督教諸公國為主的「神聖聯盟」，重要任務之一是確保歐亞邊界以及歐洲諸國海上商路的順暢和安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 1595 年攻擊匈牙利，引發了神聖羅馬帝國再次組織基督教邦國聯盟，以十字軍的精神對抗土耳其進犯。[107]為此，大公爵費迪南多一世參加聯盟支援前線戰事，並且擴充

107 這個暫時性的「神聖聯盟」活動時期分別是在 1538 年、1571 年以及 1594 年，最後一次是在十七世紀初。這個聯盟組織的成員隨機變動，托斯坎納大公爵國則全程參加。關於此聯盟，可見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陸大鵬譯，《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臺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2016）以及 Robert Schwoebel,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訊網

了禮佛諾港設施，增加巡弋槳船（galley）以強化在聖斯提凡諾騎士團在地中海的巡弋和對戰能力。[108]在這種情況下，1602 年約克伯・英吉拉米領導下進行的掠奪鄂圖曼帝國商船行動，對費迪南多一世和其聯盟眼中，被定位是一項軍事勝利。

英吉拉米這次的掠奪所得，目前未有完整清單，但本文調查中發現在 1602 年 7 月 31 日部分掠奪而來的服飾清單中，可略知一二。這些歸屬於大公爵的物品中，包括四件細緻棉布罩衫（其中一件是用「印度麻布」製作）、兩件長袖外套、三條腰纏、十六件絲綢面罩以及再加上一條製作十分講究的細綿「擦頭巾」（pettinatoio）（詳見附錄第一則）。[109]這當中還包括幾條設計相當別緻的腰帶，其中一條為白色絲綢製成的大腰帶並以絲線刺繡和象牙作裝飾；另外一條以同樣質材為底，但採用金線刺繡；還有一條是以青綠色絲綢為底的細腰帶，正面有銀線刺繡。

值得留意的是，這批服飾並沒有提供給家族成員使用，而是用於對外交流上。同年 9 月 20 日，大公費迪南多一世將上述衣服中挑出兩套，分別送給曼圖亞公爵維森佐一世・貢查加（Vincenzo I Gonzaga, 1562-1612; r.1587-1612）和摩德納公爵西撒爾・艾斯特（Cesare d'Este, 1562-1628; r.1597-1628）。這份禮物包含一件「印度」棉的土耳其風長袍，還有一件棉布製的土耳其風連身長外衣（veste），這件衣服是長袖，而且正面有鈕扣（詳見附錄第一則）。[110]長期以來，費迪南多一世對於送禮相當謹慎，往往再三確保禮物與接贈者的地位相配，而且別具意義。[111]費迪南多一世顯然認為這些掠奪品是合格的外交禮物，既不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B. De Graaf, 1967), 203-5.

108 Mary Hollingsworth, *The Medici* (London: Head of Zeus, 2017), 354-55

109 Guardaroba Medicea 235, 1601-1603, f. 66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內容見附錄第一則。值得一提的是，此項紀錄中提到的「印度麻布」中麻布指 'orsichino'，而此種麻布料是十七世紀才出現新織品，可能源自於印度，較為罕見。名此解釋可見 Nathanaël Düez, "Orsichino," in *Dittionario italiano & francese. Dictionnaire italien & François* (Geneve: Samuel de Tournes, 1678), 578.

110 Guardaroba Medicea 235, 1601-1603, f. 66r. 1602 年 7 月 21 日摩德納公爵的親信曾留宿公爵府。見《公爵府禮儀日誌》 Dario di Ettichetta E2, 1589-1612, f. 132,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同年 8 月 30 日曼圖亞公爵的親信也拜訪佛羅倫斯，然後待到 10 月 7 日。見《公爵府禮儀日誌》 Dario di Ettichetta E2, f. 133. 這些禮物可能由這兩人各自帶回，轉交給兩位公爵。

111 費迪南多一世的送禮策略，詳見 Suzanne B. Butter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Gifts in the World of Ferdinando de' Medici (1549-1609)," *I Tatti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11 (2007): 243-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失禮又讓對方印象深刻。然而，與本文之前所提的土耳其風服裝比較，這批掠奪而來的土耳其風衣物顯得過於樸實而且單調。那麼費迪南多一世是如何認定這些衣服的價值？

Anna Contadini 曾指出歐洲人取得這些異國或是「東方」物品的方式會影響這件物品的定義。十五世紀末開始東西方貿易越來越頻繁，使得這些輸入品的物品價值，從強奪而來的珍奇「戰利品」（booty）轉變成貿易交易的「商品」（commodity）。例如，罕見的精緻中亞錦緞常被中世紀歐洲人製成具有神聖且帶有靈光的宗教聖袍，賦予了異國人造物（artefact）新的象徵意義和基督宗教的價值。然而，同樣的織品在十六世紀則因為雙方貿易增加，在歐洲容易取得之後，經常製成貴族和富裕家庭使用的服裝和居家裝飾物，於是其價值逐漸轉降。[112]到了十七世紀，土耳其風服裝不僅可以運用各地材料進行在地製作，珍奇織品亦較容易通過各種商貿管道取得。可想而知，這個時期鄂圖曼帝國製作的織品在歐洲受到的評價，亦趨向多元。

在這種情況之下，上述 1602 年費迪南多一世所收獲的掠奪品其所具有的價值不在於它的質料或剪裁。所謂「戰利品」所具有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取得的過程，使這批服裝超越了其原有的現金價值，成為事件發生的證據。於是，這些來到佛羅倫斯的戰利品，隨著它們的「所有權」（ownership）狀態改變，它們從單純的土耳其帝國製作的商品轉變成基督教聯盟軍事勝利的「紀念品」。而費迪南多一世、曼圖亞公爵維森佐一世・貢查加和摩德納公爵西撒爾・艾斯特三人原是姻親，一同加入聯盟成為同袍後關係更加密切。[113]因此，費迪南多一世將這些掠奪來的服裝送給同為盟友的兩位公爵，是將基督教聯盟成功掠奪的「戰利品」以禮物方式重新脈絡化，使這些掠奪品最終成為連結其「神聖聯盟」內部成員間情誼的重要媒介。

（二）土耳其風珠寶腰帶的價值衍伸

本次佛羅倫斯庫房檔案紀錄中另一項土耳其風服裝的特殊案例，亦與佛羅倫斯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政治互動有關。在 1637 年 11 月 29 日進入庫房的一

112 Anna Contadini, “Sharing a Taste? Material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ttoman World*, ed. Anna Contadini and Claire Norton (Farnham: Ashgate, 2013), 23-61.

113 維森佐一世・貢查加之母艾雷諾拉・奧地利（Eleonora d'Austria,1534-1594）、西撒爾・艾斯特之母芭芭拉・奧地利（Barbara d'Austria, 1539-1572），以及佛羅倫斯第三任公爵夫人喬凡娜・奧地利（Giovanna d’Austria, 1547-1578）三人為姊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條土耳其式的腰帶註記是來自「帕夏」（Bascià），[114]這樣的說明不只點出這件腰帶取得管道的特殊性，同時也是證明其「原真性」的價值。這條腰帶模樣大致如下：

> 一條來自帕夏的土耳其風腰帶，以紅色上好絨布為底配上大腰帶釦，腰帶表面有九個玫瑰花飾以及八個小圓牌，有些牌上裝飾以鑽石或水晶，全部裝飾底座鑲有各種小形的圓寶石，……以珍珠鑲邊，並且在兩側有兩串大而形狀奇特的珍珠，這條腰帶放在一只長箱子內，外表塗成紅色，以金銀箔片裝飾，呈現五彩繽紛的中國風草葉紋以及鳥類圖。這只箱子是包提尼先生從太夫人殿下處取回再使用。[115]

從上述紀錄中，我們可以判斷這腰帶製作極為精緻奢華，並且放在一只風格罕見的箱子裡，可見送禮者用心挑選，而收禮者有心收藏。

這件外交禮物的出現與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的外交策略有關。大公爵費迪南多二世在 1628 年親政之後，便積極經營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邊界酋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甚至留下直接與帝國宮廷聯絡的紀錄。[116]在 1630 年代初期，費迪南多二世通過禮佛諾港定居的猶太人商人與利比亞的黎波里（Tripoli）的帕

114 “Bascià” 同 “Pascià”。見 Vocabolario on line, s.v. “Pascià,” accessed August 10,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pascia/。帕夏僅次於蘇丹，軍隊指揮官與政治人物的最高頭銜。卡羅琳・芬寇爾（Caroline Finkel）著，徐大成、鄧伯宸譯，《鄂圖曼帝國三部曲 1300-1923：奧斯曼的黃粱夢・第二部》（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16），頁 15-16 。

115 Guardaroba Medicea 514, 1637-1640, f. 5v. 1637 年 11 月 29 日： Una Cinta turchesca da Bascia di velluto rosso e supera con un fibbione e 9 rosoni e 8 borchioni a esse di cristallo o diamante lavorati alcuni e tutti con castoni legati di gioiette bocci di più sorte [...] pofilati di perle con dua filze delle perle grosse e scarmazze alle bande di detta dentro in una cassetta lunga dipinta di rosso con oro e argento macinato a fogliami e uccelli di più colori a modo della China dalla redita di Madama Signora consegato da S. Gio Bountini.

116 1630 年開始義大利諸邦與土耳其帝國的關係，表面上雖是對立，但實質上兩者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這種情況也發生在西歐其他地區。卡羅琳・芬寇爾（Caroline Finkel）著，徐大成、鄧伯宸譯，《鄂圖曼帝國三部曲 1300-1923：奧斯曼的黃粱夢・第二部》，頁 51-57。《公爵府書信通聯檔》 裡有一封 1630 年代從伊斯坦堡來的信中，一位穆斯林領袖收到費迪南多二世的禮物，因此對他表達謝意。Medicea del Principato 4274a, 1635-40, Insert no. 6, f. 64r.,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夏討論保護協定，讓通過其領海前往禮佛諾港的船隻不受海盜滋擾和掠奪。在這項保障之下，大公爵不但確保在禮佛諾海港註冊的商人其所擁有的商業收益，海港帶來的通商優勢和繁榮增加了稅收，並且擴大了托斯坎納區域的整體經濟效益。這項秘密進行的約定，在 1635 年 6 月簽訂之後，兩年後又續約。[117]這段期間，費迪南多二世和莫罕默德・沙奇茲利帕夏（Mehmed Saqizli, the Pasha of Tripoli, 生年不詳-1649; r.1631-1649）不時互送禮物，表示友好。[118]在《公爵府通聯記錄》（Mediceo del Principato）中沒有任何信件提及這件腰帶作，但從其出現的時間點以及送禮人身分來看，這件土耳其風的珠寶腰帶應該是一件傳達合作情誼的外交禮物。此外，這段時間雙方的外交互動，也可能提高了費迪南多二世對於土耳其文化的興趣：在 1635 年到 1639 年間佛羅倫斯宮廷登錄製作和取用的土耳其風服飾數量，確實比其他時期要高出許多。

除了腰帶本身造型特殊之外，用以保存這條腰帶的「中國風」盒子也值得我們細究。這只箱子連同腰帶歸屬於費迪南多二世的祖母克莉斯汀・羅涵（Christine de Lorraine, 1565-1636; r.1589-1609），而且就其外觀描繪來推測，極可能是一只漆箱。[119] 十七世紀前半歐洲宮廷興起新一波收藏印度、中國和日本物品的熱潮，其中漆器更成為歐洲皇室收藏的新寵。圖十四中的盒子是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收藏的著名漆箱，「範・迪門之箱」(The Van Diemen Box)。這件文物呈現了 1630 年代日本外銷漆盒的模樣，呈現暗色漆為底，表面

117 1635 年 6 月 12 日由佛羅倫斯猶太商人皮特羅・瑞納（Piero della Rena）與帕夏莫罕默德・沙奇茲利（Mamet Pascià, Agà Murat）達成的協議，底黎波里讓前往禮佛諾的船免費通行。Medicea del Principato 4274, 1635-40, Insert no.4, f. 11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118 帕夏不時要求佛羅倫斯贈送各式禮物以為回饋，同時回贈佛羅倫斯珍禽異獸。雙方的禮物交換，見 Medicea del Principato 4274, 1635-40, Insert no. 4, f. 349, f. 124, f. 148.

119 此時「太夫人殿下」（ Madama Signora）的尊稱屬於克莉斯汀・羅涵。然而，目前學者認為 1630 年代梅迪奇家族的漆器和其他來自亞洲的器物多半為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公爵夫人，費迪南多二世之母，瑪利亞・瑪德蓮娜・奧地利（Maria Madalena d’ Austria, 1589-1631; r.1609-1621）所有，多半是通過日耳曼來到佛羅倫斯。見 Guardaroba Medicea 572, 1640, f. 90, f. 77, f. 10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586, 1640, f.153,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以上兩筆資料轉引自 Francesco Morena, ed., *De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Da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collezioni di arte cinese e giapponese a Palazzo Pitti* (Florence: Giunti, 2005), 97-99。因此，本研究發現之中國風圖案箱可能出自上述收藏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金銀刻漆浮雕，內容描繪日本庭園景致和宮廷人物。[120]上述佛羅倫斯公爵府庫房紀錄中提及這只盒子，與「範・迪門之箱」所呈現的顏色和材料類似，彩色花鳥圖樣也是常見的漆器裝飾。[121]當時亞洲外銷的漆器中以日本製品為主，所以佛羅倫斯公爵府總管所稱的「中國風」鳥類圖也可能是指日本風的鳥圖樣。[122]本研究無法確定總管處為何要將此二物配合成組，但這件精緻華麗的「土耳其」腰帶和「中國風」的箱子分別在梅迪奇宮廷家族的收藏中，被視為具有強烈風格的異國物品，也都屬於來自歐洲以外地區的「奇物」（wonders）。這兩件「東方」珍稀物件互相搭配，不僅顯示公爵對於此項禮物的重視，同時達到互相烘托輝映的效果。

雖然禮物交流是宮廷中的日常儀禮，但是上述兩件來自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土耳其風服飾以及它們的價值轉變，反映出十七世紀前半托斯坎納大公國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政治外交互動，亦顯示特定歷史情境和脈絡對於物件價值的影響。至於上述兩項紀錄中所呈現的情況，例如將掠奪品轉為禮物或是用珍奇的東方風盒子盛裝其他貴重物品等等的作為，在當時是否常見，尚待進一步調查。

七、結語

本研究通過深入解讀、彙整和分析佛羅倫斯《公爵府庫房檔案》內的《服

120 關於十七世紀歐洲漆器收藏以及貿易的情況，詳見 Anna Jackson and Amin Jaffer,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04), 234-38。

121 圖十四所呈現的漆器原歸屬於荷屬東印度總督東印度公司安東・範・迪門（Anton van Diemen, 1593-1645 ）之妻， 瑪麗亞・範・迪門（Maria van Diemen, 生卒年不詳），因此又稱為「範迪門之箱」，斷定是 1636 年到 1645 年間，安東・範・迪門擔任總督時購入。從歐洲現有十七世紀漆器的藏品來看，這個時期紅底漆器較為少見，但是十八世紀初期普魯士漆匠馬丁・舒尼爾（Martin Schnell, 1675?-1740）曾仿製過紅色漆器，顯示在此之前無論如何，歐洲宮廷對於紅色漆器並不陌生。見莫妮卡・科普琳（Monika Kopplin)著，王靜靈譯，〈薩克森宮廷漆匠—馬丁・舒尼爾與其東亞的根源〉，《故宮文物月刊》第 320 期（2009 年 11 月），頁 90-105。感謝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提供此項資料，並提供意見協助筆者推斷本研究發現之此項器物為漆盒。

122 Morena, ed., *De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97-99. 佛羅倫斯目前的漆器收藏，多半是 1650 年之後由柯西摩二世購入，而且尺寸較小，皆多為日本製。目前研究指出這些漆器當時是擺在現在烏菲茲美術館中的八角展示廳（Tribuna degli Uffizi） 裡展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裝登錄冊》，以微觀角度調查十七世紀佛羅倫斯宮廷中的土耳其風服裝以及其風格定義。這些檔案紀錄中呈現的諸多細節，提供了之前所謂土耳其人物圖像以及遊記描述所無法提供的資訊，讓後世學者可以相當程度地還原這些消失物件的面貌，並且從宮廷文化和政治外交脈絡下重新思考這些服裝的定義和價值。這項文獻考察的演練展示了內務檔案的特性以及運用這些資訊的方式，可供服裝史甚至文化史研究者進行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成果讓學界更加理解十七世紀歐洲「土耳其風尚」前期發展，同時賦予土耳其風服裝在佛羅倫斯服裝系統中的新定位。本文的討論顯示十七世紀前半佛羅倫斯宮廷對於土耳其風服裝的態度，並非是單純基於自身對於土耳其文化的想像，或是滿足了歐洲人將不同異國元素複製的慾望，而是文化知識的重要展演。從佛羅倫斯的案例來看，「土耳其風格」的內涵受限於既有的認知框架，然而實際運用或製作時，則依各地宮廷文化和主事者的偏好而有不同做法和創作。本文最後所提之兩項紀錄，顯示在特定政治脈絡下，土耳其風服裝產生了溢出其作為異國風格物件的身分，扮演維繫政治網絡和外交關係的獨特角色。本研究的成果說明土耳其服裝不只是「文化符碼」，這些異國/異族風的服裝也串起佛羅倫斯宮廷與穿著者之間的關係，妝點了宮廷文化生活，甚至紀錄了大公爵政治運作的軌跡。最後，本文針對後續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近期學界開始關注環地中海經濟所產生的文化影響。例如 Anna Contadini 認為文藝復興時期這個區域通過商業和技術網絡建立關係，也顯示深層的「文化流動」（cultural fluidity）正在發生，於是逐漸產生建構共同美感以及品味共享的潛力。[123]而 Amanda Philips 的研究也呼應這種說法，認為設計紋樣效仿和設計品的流動是促成所謂「鄂圖曼的表現風格」（Ottoman idiom）產生和其流行的現象。[124]本研究的成果屬於義大利／歐洲接收端的案例研究，可以視為對於「鄂圖曼的表現風格」的回應和連結，然而，這種區域性風格的發展和形塑，需要更多案例整合調查。例如觀察義大利其他環地中海圈城市——例如威尼斯、熱那亞和拿波里——是如何回應此一潮流發展，將有助於了解這種區域性的文化流動和影響。

（2）法國畫家尼古拉・玻拿（Nicolas Bonnart, 1637-1718）在 1691 年到 1695 年間製作了一系列土耳其人物圖像，其中一張著色版畫《女大蘇丹》（*Le grande Sultane*），畫面中女性穿著落地的長紅色披風和頭冠，但是黃色連身長

123 Anna Contadini 則認為這個現象背後蘊含雙方更加深刻的文化互動。Contadini, “Sharing a Taste?, ” 23-61.

124 Philips, “The Localisation of the Global,” 10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裙上清楚可見仿中國風的龍紋以及牡丹花紋。[125]依照土耳其風尚發展的後設觀點來看，這些歐洲文化之外的異文化元素重組、混合或者釐清的現象，可以視之為十八世紀「土耳其風尚」或甚至「中國風尚」（Chinoiserie）服裝流行的前奏。但，這種將「土耳其」和「中國」設計元素互搭的情況，反映出這個時期歐洲服裝體系正在重新定義「土耳其風」。因此，十七世紀後半「土耳其風」服裝和物件的形式，以及其文化意義的演變，亦值得學者持續深入觀察。

125 本圖片見 Jirousek and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佛羅倫斯公爵府庫房《服裝登錄冊》服裝紀錄摘要

（一）掠奪品紀錄

出處：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Guardaroba Medicea, no. 235, f. 66v. 66r.

f.66v

Vestmenti alla turchescha, in ogni forma, e loro apartenenze, deon dare addì 31 di Luglio(1602), auto da S.A.S. consegato per del maestro di casa che disse stati predati dalle galere di S.A.S.[126]

Tre camici alla tuchescha di [...], dell' Indie, simile, al bambagino con [...]__3

Una camicia di bambagino finissimo, con catenella attorno di seta bianca__1

Dua giubbe, o veste bianche alla turchescha, con maniche lunghe e [...]__2

Un panno quadro di braccia 1 3/4 incricha per ogni rasso lavorato, a rosoni di seta, e catenelle rosse, verde, e turchine, di bambagino fine, e foderato di bambagino grosso detta pettinatoio__1

Due cinte di filondente biancho, che una larga braccia 1/2 & l'altra larga braccia 1/4 con lavori di seta alle teste , che una con oro.__2

Una cinta di tessuto di seta turchina largha più di mezzo ottavo, con fibbia , [...] dinanzi d'argento [...], fatta a modo di [...]pantaloni __1

No. 16 fra macherama di seta, e una vesta e altro che tanto neli [...]di [...] un conto simile__16

f. 66r.

Vestimenti alla turchesecha in ogni forma di contro auere addì 20 di settembre (1602) hapie vestimanti e loro apartene[...], consegato a S.A.S. per disse a [...] da [...] romano staffiere per portere adonare al duca di mantuva

Una camicia turchescha di cannochino, o orsichino dell'India___1

126 "S.A.S."（Sua Altezza Serenissima）這項縮寫是指大公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a vesta di bambagino biancho alla turchescha con maniche lunghe, e abottonatura dinanzi ___1.
Cadi detto consegnato a detto per portere al duca di modena
Una camicia turchesa di cannochino, o orsichino___1
Una vesta di bambagino biancho turchesco con maniche lunghe a bottonature__1
Deono avere no. 22 di detti di cantro per tanto fattoli__22

（二）安東尼奧・梅迪奇擁有之土耳其風服飾清單

出處：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Guardaroba Medicea, no. 449, f. 93v.

Vestimenti Tucheschi in ogni sorte deono dare　Addì 31 di Ottobre (1628)
Dua veste turchesche di drappo righato di più colori foderati de tela [...] dalla redita adel Signor Don Anotino Medici
Tre Camicie turschesche che una di drappo regato di rosso e bianco e una di ermissino nero e una di domasco foderate di tela
Cinque camicie turchesche di tela bianca con verghe e listre di più colori
Dua paia di maniche [...] lavorate alla turchesca di più colori.
Dua zimarre che una di velo bianco marezzato dell'India e guarnito di trenetta d'oro con [...] e maniche fino in fondo e l'altra di tafetta bianca nelle maniche
Uno paio di maniche di dommasco [...] guarnito di trenetta d'oro.

Sciugatoi Turcheschi in ogni sorte deono dare Addì 31 di Ottobre(1628)
Nove sciugatoi turcheschi di più sorti di baratto e altro di più colori e dua pezzuole d'erba turchesca cattini bene dalla rideta del Signor Don Antonio Medici
Caddi detto Un sciugatoio bambagino bianco lungo braccia 6 1/2 incarto
Caddi detto Cinque sciugatoi turcheschi di drappo più colori a scacchiera da detta redita
Uno simile tessuto d'erba dell'India [...]
Uno simile di bambagia azzurra e seta
Uno simile di filondente turchescho
Uno simile di rensa quadrato attorno di gigliettino d'oro e refe bianco con una strisc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ro filato

Dua sciugatoi di tela rossa fine con lavoro delle teste di seta

Dua sciugatoi di ermisino turchesco cangio a quadretti

Uno sciugatoio tuchesco di filodento rosso con lavoro alle teste di più colori

Dua sciugatoi turcheschi a scacchetti

Ventiquattro sciugatoi di [...] turcheschi con [...] ross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目錄



圖一　約斯圖斯・蘇斯特曼斯所繪《穿著土耳其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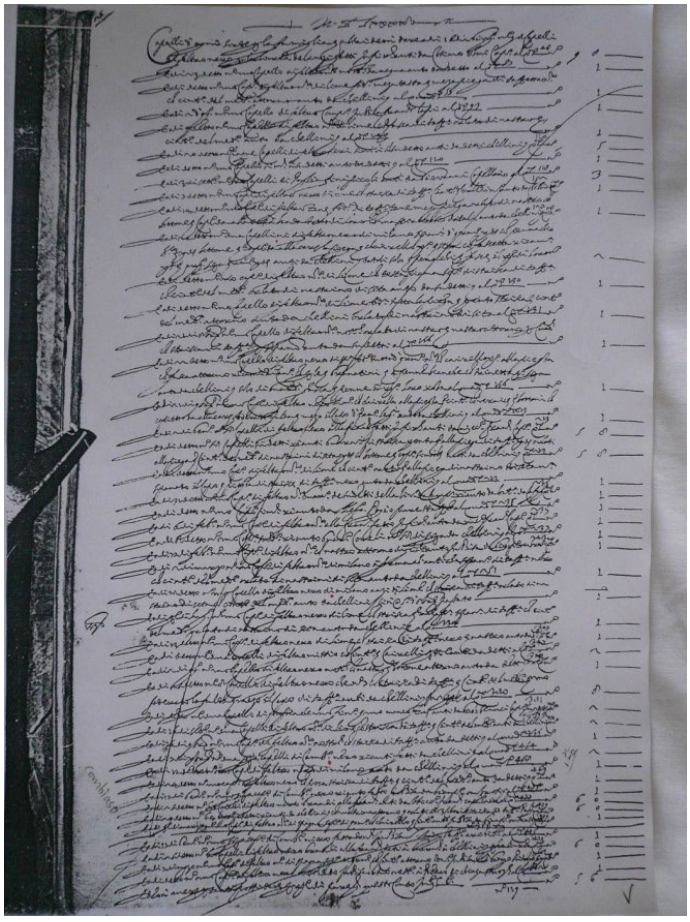


圖二　《公爵府庫房檔案》中〈服裝登錄冊〉檔案樣本[128]

127 Justus Sustermans, *Il Serenissimo Gran Duca Ferdinando Secondo in abito alla turchesca, 1630-1640*, oil on canvas, 64 x 51 cm, Le Gallerie degli Uffizi, Florence, Italy. © Luisa Ricciarini /Bridgeman Images. https://www.bridgemanimages.com/en/sustermans/portrait-of-ferdinando-ii-de-medici-ferdinand-ii-de-medicis-1610-1670-in-oriental-costume-painting/painting/asset/4582218.

128 Chia-hua Yeh, *Libri dei vestiri, Guardaroba medicea 474, f. 25v.,* 2017, c. 25 x 40 cm, photography,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Italy. Photo. © Chia-hua Ye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公爵府庫房檔案》中〈服裝登錄冊〉檔案內頁樣張[129]

129 Chia-hua Yeh, *Libri dei vestiri, Guardaroba medicea 178, f. 25v.*, 2017, c. 25 x 40 cm, photohgraphy,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Italy. Photo. © Chia-hua Yeh.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圖四 十六世紀土耳其宮廷中外套形式圖例(蘇萊曼大帝肖像)[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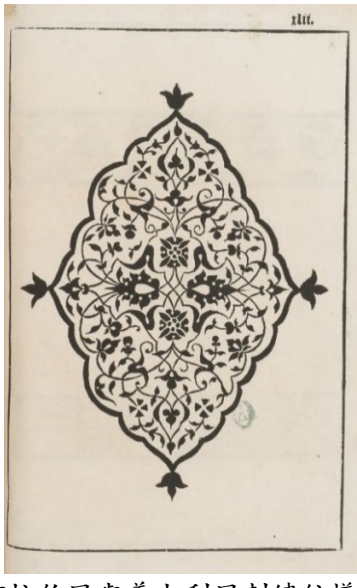


圖五 十六世紀 濟馬拉長袍圖例[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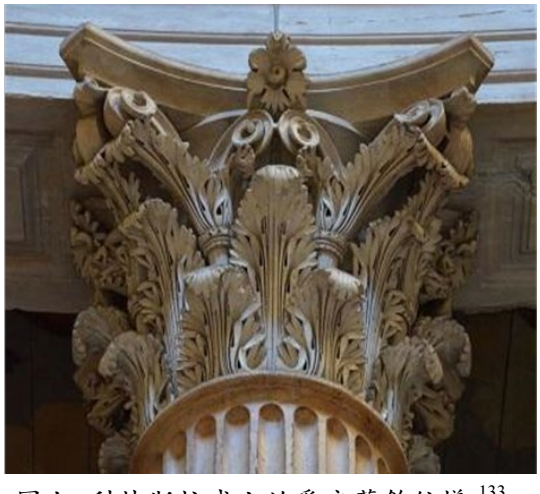
130 Nakkaş Osman, *Sultan Süleyman I,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 16th century, Bilken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Embedding, accessed January 11, 2021, http://www.ee.bilkent.edu.tr/~history/Pictures1/Stamps/ul156.jpg.

131 Angnolo Brozino, *Portrait of A Florentine Lady*, c.1550, oil painting, 85 x 109 cm, Galleria Sabauda, Turin, Italy, https://museireali.beniculturali.it/catalogo-galleria-sabauda/#/dettaglio/60059_Ritratto%20di%20gentildonn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圖六 《描繪學之花：阿拉伯風與義大利風刺繡紋樣》書中的迴旋捲草紋 [132]



圖七 科林斯柱式上的爵床葉飾紋樣 [133]

132 Francesco di Pellegrino, *La Fleur de la science de pourtraicture. Patrons de broderie, façon arabicque et ytalique*, 1530, Folio 42 (recto),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57536m/f93.item.

133 Carole Raddato, The Pantheon, Rome, 2014, photography,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rinthian_order#/media/File:The_Pantheon,_Rome_(14995115321).jp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八 十六世紀歐洲蕾絲刺繡紋樣書樣本（動物紋樣範例）[134]



圖九 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撒滋風紋樣天鵝絨[135]

134 Federico Vinciolo, *Ovurages de point couppe, Les singuliers et nouveaux pourtraicts*, 1588, page 22 (recto; detail), Rogers Fund, 1918,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58422.

135 *Fragment of velvet from Turkey, probably Bursa*, second half of 16th century, Rogers Fund, 191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68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　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出產的紅底金屬線彩花細錦緞[136]



圖十一 十六世紀後半土耳其出產的黑底交尖拱格狀彩花細錦緞[137]

136 *Fragment of Lampas with wavy-vine Pattern from Ottoman Turkey, probably Bursa*, 1565-80, Joseph Pulitzer Bequest, 195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1101.

137 *Fragment of Lampas with ogival trellis pattern from Ottoman Turkey, probably Bursa*, second half of 16th centu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England.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93548/woven-sil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二 十七世紀土耳其製作的刺繡麻布[138]



圖十三　約斯圖斯・蘇斯特曼斯所繪《穿著土耳其服裝的費迪南多二世》肖像（細部）。出處如同圖一。

unknown/.

138 *Fragment of Linen with embroidery (Cover) from Ottoman Turkey,* 17th century, 75 x 140 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England.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53748/cover-unknow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四 十七世紀英國所藏日本製方形漆器（又稱範・迪門箱）[139]

139 *The Van Diemen Box*, Japan, wood, covered in black lacquer with gold, silver and red hiramakie and takamakie lacquer, and gold and silver details, 1636-39, 16 x 48.3 x 36.7 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Photo.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8899/the-van-diemen-box-document-box-unknow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手寫古籍

Dario di Ettichetta E2. 1589-1612.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Libri di commercia e di famiglia 1846. 1619-1626.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34. 1558-156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158. 1576-158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159. 1588-1591.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178. 1595-1598.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235. 1601-1603.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358. 1620-1621.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394. 1621-1624.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416. 1623-1628.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449. 1628.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474. 1633-1637.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514. 1637-164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572. 164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Guardaroba Medicea 586. 164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Medicea del Principato 515a. 1564.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Medicea del Principato 4274. 1635-4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Medicea del Principato 4274a. 1635-40.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lorence.

（二）古籍印譯本

Castiglione, Baldassarre. *Il cortegiano.* Florence, 1528. Milan: RCS Libri S.p.A, 2000.

Cellini, Benvenuto. *La vita di Benvenuto di Maestro Giovanni Cellini fiorentino*, *scritta, per lui medesimo*.1558. Florence: Reprinted by Pietro Fraticelli, 1842.

de Busbecq, Ogier Ghiselin.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1585. Translated by Edward Seymour Forst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of University Press, 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üez, Nathanaël. “Orsichino.” In *Dittionario italiano & francese. Dictionnaire italien & françois.* Vol. 1. Geneve: Printed by Samuel de Tournes, 1678.

Florio, John. *Florio’s 1611 Italian/English Dictionary: Queen Anna’s New World of Words*. London: Printed by Melch. Bradwood, for Edw. Blount and William Barret, 1611.

Menavino, Giovanni Antonio. *Trattato de costumi et vita de Turchi.* Florence, 1548.

Pellegrino, Francesco di. *La Fleur de la science de pourtraicture. Patrons de broderie, façon arabicque et ytalique*. Paris, 1530.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57536m/f93.item.

Solerti, Angelo, ed. *Musica ballo e drammatica alla corte medicea dal 1600 al 1637. Notize tratte da un diario tenuto da Cesare Tinghi.* Florence: R . Bemporad and Figlio, 1905.

Vecellio, Cesare. *The Clothing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Europe,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Venice, 1590. Translated by Margret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London: Thomas and Hudson, 2008.

Vinciolo, Federico. *Ovurages de point couppe, Les singuliers et nouveaux pourtraicts*, Paris, 1588.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58422.

二、近人論著

卡羅琳・芬寇爾（Caroline Finkel）著，徐大成、鄧伯宸譯，《鄂圖曼帝國三部曲 1300-1923：奧斯曼的黃粱夢・第二部》，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16。

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著，王憲生譯，《切里尼自傳》，新北：華滋出版社，2018。

莫妮卡・科普琳（Monika Kopplin）著，王靜靈譯，〈薩克森宮廷漆匠—馬丁・舒尼爾與其東亞的根源〉，《故宮文物月刊》第 320 期，2009 年 11 月，頁 90-105。

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tt）著，林添貴譯，《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7。

羅傑・克勞利（Crowley, Roger）著，陸大鵬譯，《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臺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2016。

多林金德斯利出版公司（Dorling Kindersley Publishing）編著，華藝數位股份公司譯，《FASHION：服裝與時尚風格演進》，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圖書出版組，《紡織科技大辭典》，新北：中國紡織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業研究中心，2002。

林美香，〈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服飾論述與國族認同〉，《新史學》第 26 卷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51-13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所編委會暨林淑瑛編繪，《輔仁服飾辭典》，新北：輔大出版社，1999。

特拉伊爾出版社藝術部著，寧夏智慧宮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譯，《伊斯蘭裝飾百科》，北京：華文出版社，2018。

楊小華，〈音樂舞台的異國主義——以 17 與 18 世紀的「土耳其風」為例〉，《輔仁歷史學報》第 39 期，2018 年 6 月，頁 1-41。

AAT-Taiwan 編，〈爵床葉飾（紋飾）acanthus (motif)（編號 300164902）〉，《藝術與建築索引典》，〈http://aat.teldap.tw/AATFullDisplay/300164902〉，2021 年 3 月 5 日上網檢索。

Ashmore, Sonia. *Muslin*. London: V&A Publishing, 2012.

Bercusson, Sarah. *Consumption and the Female Court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 Gift-givi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9.

Bevilacqua, Alexander, and Helen Pfeifer. “Turquerie: Culture in Motion, 1650-1750.” *Past & Present* 221, no. 1 (November 2013): 75-118.

Bossan, Marie-Josèphe. *The Art of the Shoe.* New York: Parkstone Press, 2004.

Bourne, Molly. “The Turban’d Turk in Renaissance Mantua: Francesco II Gonzaga’s Interest in Ottoman Fashion.” In *Mantova e il Rinascimento italiano. Studi in onore di David S. Chambers*, edited by Philippa Jackson and Guido Rebecchini, 53-64. Mantua: Sometti Editoriale, 2011.

Brozino, Angnolo. *Portrait of A Florentine Lady*. c.1550. Oil painting, 85 x 109 cm. Galleria Sabauda, Turin, Italy. https://museireali.beniculturali.it/catalogo-galleria-sabauda/#/dettaglio/60059_Ritratto%20di%20gentildonna.

Butters, Suzanne B. “The Uses and Abuses of Gifts in the World of Ferdinando de' Medici (1549-1609).” *I Tatti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11 (2007): 243-354.

Canby, Sheila R.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n art, 1501-1722*.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2.

Caroscio, Marta, and Maurizio Arfaioli, eds. *The Grand ducal Medici and the Levant: Material Culture, Diplomacy, and Imagery in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 2016.

Contadini, Anna. “Sharing a Taste? Material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Curio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ttoman World*, edited by Anna Contadini and Claire Norton, 23-61. Farnham: Ashgate, 2013.

Currie, Elizabeth. "Clothing and a Florentine style, 1550-1620." *Renaissance Studies* 23, no. 1 (2008): 33-52.

———. *Fashion and Masculini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Renaissanc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Demello, Margo. *Foot and Foot Wear: A Cultur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ress, 2009.

Dizionario-Biografico, s.v. "Iacopo Inghirami."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0. 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iacopo-inghirami_(Dizionario-Biografico).

Dorini, Umberto, ed. *Statuti Dell' Arte Di Por Santa Maria Del Tempo Della Repubblica*. Firenze: Olschki, 1934.

Ekhtiar, Maryam, and Julia Cohen. "*Tiraz*: Inscribed Textiles from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0. 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d/tira/hd_tira.htm.

Erichsen, Paula Hohti. *Artisans,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Faroqhi, Suraiya. "Ottoman Textiles in European Markets."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ttoman World*, edited by Anna Contadini and Claire Norton, 231-44. Farnham: Ashgate, 2013.

———.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Ottoman World and Latinate Europe." In *The Sultan's World: The Ottoman Orient in Renaissance Art*, edited by Robert Born, Michal Dziewulski, and Guido Messling, 29-36. Brussels: Hatje Cantz, 2015.

Fragment of velvet from Turkey, probably Bursa. Second half of 16th century. Rogers Fund, 191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6873.

Fragment of Lampas with wavy-vine Pattern from Ottoman Turkey, *probably Bursa*. 1565-80. Joseph Pulitzer Bequest, 195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1101.

Fragment of Lampas with ogival trellis pattern from Ottoman Turkey, *probably Burs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cond half of 16th centu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England.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93548/woven-silk-unknown/.

Fragment of Linen with embroidery (Cover) from Ottoman Turkey. 17th centu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England.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53748/cover-unknown/.

Franceschi, Franco. "Florence and Silk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Origins of a Long and Felicitous Union." *Italian History & Culture* 1 (1995): 3-22.

Frick, Carole Collier. *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 Families, Fortunes, and Fine Clothing*.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Fuess, Albrecht. "Sultans with Horn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Headgear in the Mamluk Empire." *Mamlūk Studies Review* 12, no. 2 (2008): 71-94. Accessed January 12, 2018. http://mamluk.uchicago.edu/MSR_XII-2_2008-Fuess-pp71-94.pdf.

Geczy, Adam. *Fashion and Orientalism: Dress, Textiles and Culture from the 17th 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13.

Gibb, H. A. R., and J. H. Kramers, eds. *Shorter Encyclopedia of Islam*. Leiden: E. J. Brill, 1991.

Goldberg, Edward L. *Jews and Magic in Medici Florence: The Secret World of Benedetto Blan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Gönül, Macide. "Some Turkish Embroider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Topkapi Sarayi Museum in Istanbul." *Kunst des Orients* 6, no. 1 (1969): 43-76.

Herald, Jacqueline. *Renaissance Dress in Italy 1400-1500*. London: Bell & Hyman, 1981.

Hollingsworth, Mary. *The Medici*. London: Head of Zeus, 2017.

Iida, Miki. "Florentine Textiles for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diterranean World* 21 (2012): 179-96.

Jackson, Anna, and Amin Jaffer,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04.

Jirousek, Charlotte A., and Sara Catterall. *Ottoman Dress and Design in the West: A Visual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Karababa, Emingül. "Enthicity." In *A Cultural history of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Renaissance*, edited by Elizabeth Currie, 135-51. London: Bloomsbury, 2018.

Krody, Sumru. "Ottoman Turkish Embroidery." In *Encyclopedia of Embroidery from the Arab World*, edited by Gillian Vogelsang-Eastwood, 168-81.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 Famiglia Inghirami di Volterra-Personaggi, s.v. “Iacopo Inghirami.” Accessed December 21, 20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031172807/http://www.inghirami.it/Famiglia/Personaggi/Personaggi.htm.

Lemire, Beverly. “Fashioning Cottons: Asian Trade, Domestic Industry and Consumer Demand, 1600-1780.” In vol. 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Textiles*, edited by David Jenkins, 493-5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and Giorgio Riello. “East & West: Textiles and Fash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1, no. 4 (2008): 887-916.

Mack, Rosamond E. *Bazaar to Piazza: 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Mackenzie, John.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McNeil, Peter, ed. *Fash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 Vol. 1, Late Medieval to Renaissance.* Oxford: Berg, 2009.

Monnas, Lisa. *Renaissance Velve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12.

———. “A Study in Contrasts: Silk Consumption in Italy and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In *Threads of Global Desire: Silk in the Pre-modern World*, edited by Dagmar Schäfer, Giorgio Riello, and Luca Molà, 149-85.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8.

Morena, Francesco, ed. *De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Da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collezioni di arte cinese e giapponese a Palazzo Pitti.* Florence: Giunti, 2005.

Murphy, Caroline. “Il Turchi.” In *Murder of a Medici Princess*, 211-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useo del Tessuto, ed. *Intrecci mediterranei il tessuto come dizionario di rapporti economici, culturali e sociali*. Prato: Mueso del Tessuto Edizioni, 2006.

Museo degli Argenti, ed. *Magnificenza alla corte dei medici. arte a firenze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 Milan: Electa, 1997.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Reflections of Paradise: Floral Decoration in Islamic Art.” In *Discover Islamic Art in the Mediterranean*, edited by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245-52. Brussels: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2007.

Muzzarelli, Maria Giuseppina. *Breve Storia della moda in Italia*. Bologna: Il Mulino,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rsi Landini, Roberta. “Tessuti turchi nella guardaroba medicea.” In *Intrecci mediterranei: il tessuto come dizionario di rapporti economici, culturali e sociali*, edited by *Museo del Tessuto*, 36-41. Prato: Museo del Tessuto, 2006.

———.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Cosimo I de Medici’s Style*. Florence: Edizioni Polistampa, 2011.

———, and Stefania Ricci. “Il Guardaroba di un sovrano: Cosimo II de Medici Metodologia di Studio.” In *Le trame della moda*, edited by Anna Giulia Cavagna e Grazietta Butazzi, 175-209. Milan: Bulzoni, 1995.

———, and Bruna Niccoli. *Moda a Firenze, 1540-1580: lo stile di Eleonora di Toledo e la sua influenza.* Florence: Pagliai Polistampa, 2005.

Osman, Nakkaş. *Sultan Süleyman I,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 16th century. Bilken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Embedding. Accessed January 11, 2021. http://www.ee.bilkent.edu.tr/~history/Pictures1/Stamps/ul156.jpg.

Pastore, Christopher. “Bipolar Behaviour: Ferdinando I de’ Medici and the East.” In *The Turk and Islam in the Western Eye, 1450-1750: Visual Imagery before Orientalism*, edited by James G. Harper, 129-54. Farnham: Ashgate, 2011.

Pellegrino, Francesco di. *La Fleur de la science de pourtraicture. Patrons de broderie, façon arabicque et ytalique*. 1530. Folio 42 (recto).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Gallica.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57536m/f93.item.

Philips, Amanda. “The Localisation of the Global: Ottoman Silk Textile and Markets, 1500-1700.” In *Threads of Global Desire: Silk in the Pre-Modern World*, edited by Dagmar Schäfer, Giorgio Riello, and Luca Molà, 103-23.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2018.

Raddato, Carole. *The Pantheon, Rome*. 2014. Photography. Wikipedia.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rinthian_order#/media/File:The_Pantheon,_Rome_(14995115321).jpg.

Reimann, Caren. “Ferdinando de’ Medici and the Typographia Medicea.” In *Print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800)*, edited by Nina Lamal, Jamie Cumby, and Helmer J. Helmers, 220–38. Leiden: Brill, 2021.

Ribeiro, Aileen. “Turquerie: Turkish Dress and English Fash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noisseur* 201, no. 807 (1979): 16-23.

———, and Valerie Cumming. *The Visual History of Costume.* London: Batsford, 1989.

Riello, Giorgio. *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and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eds. *The Spinning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 120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ger, J. M. "Ornament Prints, Patterns and Designs East and West." In *Islam and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edited by Charles Burnett and Anna Contadini, 275-90.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99.

Scarce, Jennifer. "Principles of Ottoman Turkish Costume." *Costume* 22, no. 1 (1988): 13-31.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B. De Graaf, 1967.

Scalini, Mario, and Giovanna Damiani. *From the Medicis to the Savoias: Ottoman splendour in Florentine collections*. Istanbul: Sabanci University, Sakip Sabanci Müzesi, 2003.

Smith, Charlotte Colding. "Depicted with Extraordinary Skill : Ottoman Dress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 Printed Costume Books." *Textile History* 44, no. 1 (May 2013): 25-50.

Speelberg, Femke. "Fashion & Virtue: Textile Patterns and the Print Revolution, 1520–1620."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73, no. 2 (2015): 4-48.

Stameli, Maria, ed. *I gioielli dei Medici dal vero e in ritratto*. Livorno: Sillabe, 2003.

Stein, Perrin. "Amédée Van Loo's Costume Turc: The French Sultana." *The Art Bulletin* 78, no. 3 (September 1996): 417-38.

———. *Exoticism as Metaphor: Turqueri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Art.*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Šroňková, Olga. *Fashion through the Centuries: Renaissance, Baroque and Rococo.* London: Spring Books, 1959.

Sustermans, Justus. *Il Serenissimo Gran Duca Ferdinando Secondo in abito alla turchesca*. 1630-1640. Oil on canvas, 64 x 51 cm. Le Gallerie degli Uffizi, Florence, Italy. https://www.bridgemanimages.com/en/sustermans/portrait-of-ferdinando-ii-de-medici-ferdinand-ii-de-medicis-1610-1670-in-oriental-costume-painting/painting/asset/4582218.

Tesoro della Lingua Italiana delle Origini, s.v. "Turchino." Accessed October 10, 2021. http://tlio.ovi.cnr.it/TLI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ile with Saz Leave, Tulips, and Hyacinth Flowers." Accessed September 31, 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1739.

The Van Diemen Box. 1636-39. Japan. Wood, covered in black lacquer with gold, silver and red hiramakie and takamakie lacquer, and gold and silver detail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England.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8899/the-van-diemen-box-document-box-unknown/.

Thomas, Joe A. "Fabric and Dress in Bronzino's Portrait of Eleonora of Toledo and Son Giovanni." *Zeitschrift fur Kunstsgeschichte* 57 (1994): 262-67.

Trauth, Nina. *Maske und Person:Orientalismus im Porträt des Barock*.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9.

Vaccari, Maria Grazia, ed. *La Guardaroba medicea dell'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 Firenze: Regione toscana, Giunta regionale, 1997.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im Stanley, Mariam Rosser-Owen, Stephen Vernoit,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U.S.), Kimbell Art Museum, Setagaya Bijutsukan and Millenium Galleries (Sheffield, England), eds. *Palace and Mosque: Islamic Art from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A Publications, 2004.

Vinciolo, Federico. *Ovurages de point couppe, Les singuliers et nouveaux pourtraicts*, 1588. Page 22 (recto; detail). Rogers Fund, 1918.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58422.

Vocabolario on line, s.v. "edera."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edera/.

———. s.v. "gìgaro."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gigaro/.

———. s.v. "turbante." Accessed October 1, 2021,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turbante/.

———. s.v. "Pascià." Accessed August 10, 2020. https://www.treccani.it/vocabolario/pascia/.

Walker, John A. *Design History and History of Design.* London: Pluto Press, 1990.

Welters, Linda, and Abby Lillethun. *Fashion History: A Global View*. London: Bloomsbury, 2018.

Williams, Haydn. *Turquerie: A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Fantasy.*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4.

Wilson, Bronwen. "*Foggie diverse di vestire de'Turchi*: Turkish Costume Illustr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istory* 37, no. 1 (January 2007): 97-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olff, Larry. *The Singing Turk: Ottoman Power and Operatic Emotions on the European Stage from the Siege of Vienna to the Age of Napoleo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cumenting and Redefining Turkish-Style Dresses and Their Archival Records in the Florentine Courts, 1600-1640

Yeh, Chia-hua *

Abstract

During the cultural movement of *Turqueri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urkish-style dresses, which were generally made for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and banquets, were prevalent in Europe. The dresses were commonly regarded a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European fantasies about the Orient and often applied as inspirations for European dress design.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how Turkish-style dresses were made and received by local communities in Europe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tyle, material, and function of Turkish-style dress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probing into the records of *Guardaroba Medicea*—the household document in the Florentine court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Turkish plants, floral patterns, and their receptions in Europe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Guardaroba Medicea*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pattern books, textiles, and objects from museum collection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loot inventory of a Florentine military galley in 1602 as well as an archival record related to a special gift from Turkish Pascià to exemplify how the Turkish-style dresses could serve as valuable looted artifacts or as meaningful diplomatic gifts. Above all, this research paves the way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defining these exotic dresses in early modern Florence.

Keywords: Household Document, Dress Design, Florence, Seventeenth Century, Turquerie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Visual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Email: chyeh2021@ny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